

碧血丹心 大俠傳

荒祠

聚善亦
庚午
歲末



序(一)

于右任

有死君，有死國；弘演納肝，王蠋絕脰；死君者也。死國之事，含義較廣，稽之往史，宋、明之季，死國者衆而且烈。斯蓋民族存亡所繫與？所謂君臣之義，易姓改朔，稍稍殊矣。宋之岳忠武，文信國。明之于忠肅，史閣部，皆於民族垂燼，神州陸沈之際，奮起努力，以與異族抗。岳公、于公，皆不死於前綏，而死於冤獄。悲慘壯烈，尤同爲後世所悼痛。近頃文君公直，『編丹心碧血』一書，敘述忠肅故事。體雖演義，而文則詳於正史。姜君俠魂從而爲之評，以舊史料爲新小說，相得益彰，其兩君之謂乎？昔褚人穫作精忠傳，抒寫岳公忠義，至今婦孺販豎，鼓書彈詞，演者聽者，不自知其歌泣之何從？信夫，揚先烈之光，作民族之氣，小說之力，較正史爲大。忠肅死，而其淪浹血氣，耿耿忠烈之精神，則不死。然則兩君之力亦偉矣哉！

民國十九年五月，三原于右任敘於滬寓。時則我東方天竺民族之領導者甘地，就捕之

後五日也。

碧血丹心大俠傳

序(二)

褚民誼

吾國文化武功，爲世界冠，當我軒黃勝蚩尤，定中原，立邦國，布教化，文明燦然，武威彪炳。而今日之所謂文明強國——歐美——是時尚在游牧部落無歷史時代也。成周之世，哲理之學，射御之術，邁越百世，其精微，尤多爲今日號稱科學昌明時代之科學家所不及知者，則吾國在文化武功上，已足爲世界萬國之先進，自可斷言。

乃後世帝王惟圖私人萬世之業，不惜摧殘文化蹂躪武俠；既引天下之士，入於啾唔咕嗶之途，以消磨我睿明華胄之銳志。復造爲重文輕武之說，以絕滅我強健民族之雄風。一般希富求貴之徒，復爲逢君獻媚之計；又從而揚之，遂令我泱泱大國，爲世先進之文化武功，陷入萬劫不復之境，而造成『東亞病夫』不磨之恥，致民族衰頹，疊受他族之凌辱，復須拾人牙慧爲我觀磨；迴憶數千年前之民族精神，令人慨憾爲何如者？

近數十年，國人睡獅漸醒，急起直追，在科學方面雖尙未能恢復遠古燦然蓋世之舊，而

述作有人，要當能一湔頑病之恥，滌腐舊之污。惟武術爲吾國獨有之精英，任俠尙義，更爲吾民族素著之特質。雖因摧毀而沉泯數千年，而名山之傳猶有存者。一經倡導，必能恢復而光大之，此則可斷言也。

昔人中毒過深，相習成風，恥言武事，雖有武科視同兒戲。於是一般瑰偉有志之士，或傳其絕技，賴門人之嬪存；或揚其宗風，爲魯殿之靈。武術之幸而不完全泯滅，端賴此耳。方今國民革命之鐘聲，盪起吾民之精魂，武術之恢光已啓其漸而成爲國術。而民族精神之亟宜振作，尤爲我總理所三致意，而爲我同志同胞所服膺切念者。

顧當斯時，亟宜有以宣傳而啓迪之，乃能收效而成果。余不敏，海外歸來，從諸同志之後，亦旣於斯點，勉力倡行矣。惟茲事體大，決非少數人之力所可有成，而在全國急需恢復民族精神之際，尤賴有志者之羣起力行焉。

姜俠魂同志瘁力武術之提倡，十有餘年，卓見先人，久爲世重。茲以其所評之『碧血丹心大俠傳』見示。著者爲文公直少將，亦吾黨努力之士也。覽其書，闡揚武道宣導國術，

而於吾民族精神尤三注意焉。如斯作品，誠今日世之所最需要而最適用者。抉數千年不傳之武術，揚數千年武俠之雄風，以啓四百兆方醒之國民，蘇我民族待振之精魂，其有功世道裨益人羣豈淺鮮哉。且是書得姜君以其畢生醉心武俠之熱忱而爲之批評，抉微闡奧，更形綠葉扶持之妙。吾知讀者必將有以獲其益，於今日之中華民族亦必將有以受其益也。故樂而爲之序。至其發古人之潛德幽光，爲民族忠魂吐不平之氣，猶其餘事焉耳。

中華民國十九年四月一日，於上海將持節赴比利時之前。

序(三)

秦來甫

坊間武俠小說多矣，其能佈局精當，描摹如畫者，實不多觀。文公直先生淞濱養晦，著作等身，蜚聲於時，造福於世。近以所撰『碧血丹心』一書見示。不敏披覽之餘，驚爲當代僅有之傑構。蓋其佈局仿水滸，用筆效紅樓，描寫之工細，勝於三俠五義，言語之漂亮，髣髴兒女英雄，書中之主人翁于忠肅公，自第一章，至十六章，絕未提及，實則十六章以前之事，皆爲與忠肅有關繫之事。全書數百萬言，自始至終，無閒文贅筆，令人生厭處。而首尾事蹟，均能照顧迴應，使閱者如身歷其境。卽如全部回目，無一人名、地名、別開生面，已足見其良工苦心矣。愚謂不獨爲武俠小說中之鳳毛麟角，竟可稱爲空前絕後邁越凡庸之鴻製，常觀時下小說家之作品，往往開門見山，一覽無餘，復昧於行文佈局之理致，如『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美，以視文先生之斯作，如數仞宮牆，曲徑通幽，引人入勝，百讀不厭者，豈可同日而語哉？行見此書出版，必能得多數讀者之讚美，不脛而走，

頌聲遍寰宇，而與十大名作爭光。而文先生之大名，亦必因此作成功，而洋溢中外，與山河並壽，日月同流矣。閱畢因中心之企服，爲之眉批而歸之；且序其厓略，聊展景仰之意焉！是爲序：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洞庭、來甫、秦復元序於淞瀝之喜聞過齋。

序(四)

沈異塵

大俠傳何爲而作也？曰有爲而作也。吾國平民文學，自古昌明。周代之詩已蔚然文采，爲國之光。降及漢、晉，貴族文化勃起，平民與文學迺脫離於當時人士之眼光中。雖然彼當時人士雖鄙夷平民天籟爲非文學，而平民文學固自有其生命。摧殘斥辱之餘，不過使平民文學之史的研究上發生無從探索之苦；究其實則自貴族文化興，而平民文學卽與之分道揚鑣，其韞勃蔓衍，初無殊於貴族文學之演化競進。處今之世，欲知平民文學發展之歷程而爲系統的考究，固因其被薄視而無多篇什之存在，無以饜考究者之需求。而於歷代謠諠等等，猶可窺得其蜿蜒以進之程序。及至近代發現古代平話話本，益知此種天籟民聲之平民文學，已由三百篇之詩、歷漢、唐、各代之演化而進於說部。此吾國平民文學最大之變化，且亦吾民族文化最重要之表現也。宋、元以降，戲曲與小說並興。當時平民文學大家如施（惠）、羅（本）等承運而生，爲平民吐其真美、善之文藝，

爲文學史上、文化史上、放一異彩。自此繼之者踵興，而作品亦漸繁茂。有明一代及清代初葉以至道咸之際，說部之雲霞蔚起，奇光炳耀，成爲巨觀。而戲曲至此時，則已非元曲接近平民之舊，而漸演於貴族化；則足以代表平民文學者，厥爲挺然屹然之白話小說耳。雖斯時桐城派、西江派……等之文、詩、方猖獗橫行，浸浸乎有獨霸文壇，奴隸一切，殲滅非我之慨；而白話小說畢竟因其爲平民文學之代表，得於此最高壓力絕對戕賊之下，度其可憐之生命，而延一綫之危脈。且因政治環境之影響，平民本身之呼聲，而作品之量，日益增高。乃不意平民文學之大厄運竟不在斯時，而在此後歐風東漸，鉛槧便利之日。何以言之？我的平民文學以白話小說爲代表之正宗，（其他歌謠等類多有地方性，而戲劇之音樂化、貴族化，更無論矣）具如上述。道咸以後作者丕變其宗旨，一變平民寫意之行爲，而成賣錢生活之趨勢。於是百弊叢生，怪狀百出。前乎此之作者，殫精竭慮以成一書，不僅無報酬，且須設法集資或逢知己而後得有印行問世之希望。故經之營之，其動機純爲平民文學之表現，初無他念。後此之作者則先有一金錢觀念，橫亘胷

中，其結果乃致羸製濫造，敷衍塞責，因致有今日之現象，此小說大厄運之焦點一也。西歐文化自有其特長，自有其民族性，而晚近盲從者流務欲滅盡中華文化，爲文則力摹西人之倒句；國人讀之，乃孳牙艱滯，非極思不可解。坐是而文化之被侵，乃更得進一步之成功。至於晚近頹廢派文藝與侈談戀愛之作品，以及所謂「新」之淡而無味，兒童亦不欲聞之出版物，則更足以戕害我民性，影響我民生，爲禍之烈，有不忍言者！

大俠傳之作爲吾友文公直少將窮數年之力而成，其動機，又絕無金錢之念，橫亘其中，純爲一種血性之表現，極言之，則我民性之表現也。全書以白話寫成，處處顧及我華文化，而又處處如天籟鳴聲，允足爲平民文學之代表。力挽時代之狂瀾，而維國家文化之命脈。

書成予愛而讀之，乃發生上列之感想，而對本書致無限之敬仰！因於出版之際，致一分力，以表內心之嚮往。並掬閱讀後之感想於斯，卽以爲序。

紀元十八年十一月一日，姑蘇沈異塵、碩生、甫序於淞澁。

序(五)

文公毅

吾弟公直幼慧，五歲就外傳，一目十行，未週年，而盡四子書，屬對爲文，清麗可誦，戚
鄰目爲神童，先學士尤鍾愛之。弟方七齡，先學士見背，母以遺書付愚兄弟。家兄雄習軍
事，愚以痼疾不克從，弟長繼之。而兄以故輟學，弟則戎馬馳驅，蹄痕徧南北，旋承母命投
身革命，犇走所歷，幾盡國中。嘗與愚語曰：「他日功成解甲，得一楹茆屋，明牕淨几，從事
著述，其樂神仙不翅也。」愚惟祝其遂願耳。中山卒後，吾弟鬱鬱不得志，蓋其恃才而傲
落落寡合，不易遇知己，是其大病。故功未成而甲已解。會先母病卒，弟益懊喪，以爲數度
入獄，重勞母憂，抱恨終天，遽灰壯志。愚慮其憂而傷身也，詔以書勉以前言，曰：「著述，吾
弟之志也。今海濱遁跡，正宜得一椽而償願，弟何憂乎？而况胸膈所蘊，惟管城子能代宣
洩，古之人每如是，且吾父亦嘗爲之矣。弟曷踵武之？」得復，謂會當如是。

頻年以來，愚爲家計所迫，每事筆耕，二三知友，乃挽愚入戎幕，爲僚佐。簿書鞅掌，且

軍無定址，亦告飄零矣。今年家兄遠出從軍，計程當過滬。因託寄語於弟。蓋吾弟年來著作雖富，多趨重於政治、經濟、文學等類，非陶寫性情之文，徒絞腦汁，傷生甚矣。因轉囑其易轍。既而得弟書，謂：『方撰成碧血丹心一書，暢寫武俠武術，亦太史公作游俠傳聊以快意於蠶室耳！』愚聞而喜，郵書索觀。夏間，從軍寶慶，得弟寄來碧血丹心之全稿，爰展讀一過，順手爲之加標點符號，復郵還之，且媵以書，略曰：

『……弟自幼好罵：今年過三十矣，猶有童心耶？書中狀社會之惡，家族之毒；吾知弟心之苦矣！惟罵世之結果，多趨於厭世，望吾弟勉之，勿趁厭世之途，則亦幸事也。綜觀全書頗多精警；而尤以二、三兩集爲筆酣墨飽，暢快淋漓；蓋第一集僅屬肇端文字，至斯乃得騁筆寫懷耳！弟意以爲然否？……』

嗣得吾弟書告，謂刪節甚夥；則吾弟誠有聞過而喜之衷懷，知吾弟十年養氣，行看鱸火純青矣。茲聞書已付梓，用述愚於吾弟著此書之語言於斯以當序

十八年乞巧日，文公毅（勃）序於寶慶軍次：

序(六)

姜俠魂

大凡維繫一國家於不墜，必有其特異之國民性；吾中國所賴以維民族數千年之光榮歷史者，厥爲雄毅之武俠；此語若翁於序樵北楊塵因撰著之江湖念四俠時已言之矣。溯吾族自戰勝蚩尤關土東亞，蔚成大國，其間受異族之摧殘蹂躪，不知凡幾。漢、晉、匈奴、唐、宋、韃靼，其爲禍之烈，皆足以赤吾族而吞吾土。乃卒能堅毅支持，使莽莽神州仍爲我華夏民族休養生息之所者，莫不由於忠俠之士，以其俠性，領導民衆，捍衛國家，力抗異族之侵凌；而維黃炎之胄裔。

有明之世，驅胡元於塞外，恢漢族之領土，在民族史上實爲光明之一頁。顧當時元之領土遼闊，幾併亞歐。朱元璋起自僧匄，得稱王已足，不爲遠謀，因致瓦剌部以元之遺族餘燼，而爲患中華。土木之難，雖英宗昏瞶，王振弄權，有以致之，然而不爲遠謀，終貽後患，明太祖（朱元璋）實不能辭其咎也。

抑且朱明立國，徐中山（達）常開平（遇春）莫不具有忠俠之民族性，而燕都既復，卽放馬銷兵，不復爲逐北之謀者，亦窺得其主之心，以粉飾苟安爲志，故終爲邊防之備，而無躍馬塞外之心。及成祖之世，瓦剌已數窺邊，成祖雖北遷以籌邊，奈敵勢已成，而已則以文弱民，俠性潛消，非惟不足以鎮邊懾敵，適足以使敵易於危害首都。此土木之難，全國震動，濡淪之患，迫於眉睫，幾乎舉族爲奴之勢，所由釀成也。

當異族滅吾國，一髮千鈞危難萬狀之局，設無瑰奇偉特，忠俠特出之士，砥柱中流，力挽狂瀾，則和議誤國，不爲南宋偏安之續，必成東晉瓜分之局，甚且胡元之禍重來，滿清之毒早至，吾民族之淪亡，自無待乎龜筮。默計歷代東北、西北之患，覆國、奴族之慘，其所以然者，皆乞和所促成，歷歷可數。此則懦臣中程朱之毒，俠性泯滅，不知揚武禦侮，惟求乞和苟安，遂致俠性素著之民族，數陷奴境。斯所以于忠肅公（謙）力排衆議，於無兵無餉之際，作揚威撻伐之謀，恢宏我民族忠俠之特性，立復絕萬古之豐功，抱國脈於將亡，繫民族之生存，洵爲難能而可貴也！

英宗北狩之際，都城被困，天下無可用之兵，國庫空虛，司農無可給之餉，盈庭迂腐，惟和是謀，舉國惶然，莫知所措；設非具有偉大忠俠之性如于公者，誰則敢於無可如何之時，揚民族之特性，執挺以撻強敵哉？儻漢、晉、有于公，胡患何由入？唐、宋、有于公，邊塞何足患？此于公之所以爲夔絕遠古，民族一人也。

北宋之被陷於金，徽欽被擄，其局勢，頗同於土木之難。而鄂忠武王（岳飛）之志，亦與于公相若；乃終被害於不欲乘輿西歸，僅希偏安自貴之昏君（高宗趙構）賊臣。岳公之志，終不得成。終南宋之世，處異族壓凌之下。以此例之：則于公之禦異族而全國家，終迎英宗以歸，滿民族之大恥；其志其功，誠不在岳王之下。乃盪北之志被阻，終貽後來滿蒙之鉅患，陷國且三百年。而且身遭荼毒，冤被殺戮，抑且害之者，卽冒萬死以迎歸之君（英宗）賊之者，卽排衆議以重用之將（石亨），則其冤慘又較岳王，甚千百倍矣！

顧今之世，言岳王則婦孺皆知爲古之爲民族爭生存禦外侮，而遭冤死者，儻及于公，則所謂士夫者，且瞠目莫對。古今之不平，寧有過此者？究思其故，則岳王之忠俠，皆由

於小說戲劇之宣傳，乃深入人心，而歷史上唯一大俠之于公，則因小說戲劇之不傳，而終遭泯沒，言念及之，輒爲之慨歎抱憾，爲之呼冤！

猛憶復國之際，海上說林，墮入魔道；羣趨入言情一途，不近情理之文；堆砌詩詞之作；風起雲湧；導民性於淫靡之途，致文化於墮落之境；有識之士，莫不憂之，以爲開國之不祥，禍亂之先兆。抑且外侮方亟，侵壓紛來，賭彼靡靡之音，深凜亡國之懼。余不敏，竊願盡一分力，爲振臂呼。因與二三同志倡導武俠，力矯流俗，出版武俠書數十種。雖家爲之毀身爲之贏；而武俠說部之雲興，國術武道之昌明，俠魂雖未敢居倡始之功，而於心則滋慰矣。

迺致力武俠宣傳之餘，輒念及民族歷史上唯一大俠之莫克表彰，實爲憾事！而此憾事之彌補，則又非普通執筆爲文者，所可走筆蒞事。是以歷年以來，耿耿在懷，而終無由遂願。前歲遇萍水文若翁（公直）方今之血性英雄也。執戈衛族復國鋤奸之餘，解甲爲海上游，以文字救國。其所爲文，每令人讀之咋舌。今歲若翁抱病，存問之際，得睹其

近日脫稿之「碧血丹心大俠傳」全書數百萬言，歷寫明初、明中、武當、五臺、諸大俠，捍衛民族，力禦外侵之軼聞，而緯以于忠肅公之曠古絕今之豐功偉業。以言文字則可歌可泣；以言武事，則可學可師。全書結構之精奇，言語之流利，描寫之細膩，精神之偉大；在在皆足以表現其壓倒一切，奴視當世之奇才。說者謂其作品直逼施（惠）、曹（霑）、凌（霏）、吳（敬梓）、李（松石）殆非過譽。以斯奇才，寫斯奇事，自是奇文奇書；豈僅晚近說林中之魯殿靈光，實古今說海中之瑰珍異品。

余既知若翁與余有同心，而爲吾民族奇英，吐數百年之怨氣，其欣喜爲何如者？爰取大俠傳而讀之，始則色然而喜，繼且眉飛色舞。終且悲喜交集。蓋其書中所描寫之人，物，忠奸，俠佞，箇性分明，各有其性情口吻躍然紙上。而組織事態則又運用史事，磅礴偉大，復細膩纖密；以如斯之作品傳我民族神聖保障之于公，則誠于公有靈，五百年得遇知己。從茲以後，因奇文、奇書之傳播，而家喻戶曉，因而引起民族武俠精神，禦侮觀感，人人咸具俠性，爲民族爭生存，內除賣國奸奴，外滅帝國主義，則若翁革命未竟之功，又將

藉斯著而完成之矣。

方今之世，碧眼奴與木屐兒，交相侵我，其情事與明代之被侵於異族，且甚數十倍。而舉國滔滔，儘多夢夢。欲大聲疾呼而驚覺酣睡之懶獅，何如導激固有之武俠性，而爲『東亞病夫』之救命藥？此則武俠小說是尙矣。奈何當世武俠作品，每誤解武俠蝸觸蠻爭，私鬪狠殺，遂致誨盜貽譏，導匪成誚。儻無武俠正宗而且足以引起一般人興趣，以矯正彼誤解者所種入人心之弊害，則其爲禍之烈，又無殊於外侮。大俠傳者武道之正宗，俠義之正軌也。救弊指南，洵足當之無愧。

至於大俠傳之內容，其寫歷史，與三國演義同，而其運用史事不爲所限，恰符小說原旨，且描寫詳盡，人物呼之欲出，實非三國演義所能望其項背。其寫英雄，與水滸同，而其始終一貫，絕不懈怠，又非水滸首精尾懈者所可比擬也。其寫良吏俠士，與三俠五義即（七俠五義）同，而其寫良吏而不迂，寫俠士而無奴性，則更非三俠五義所能及。其寫忠良，與說岳傳同，而文筆組織在在皆勝說岳傳萬萬。他如寫神怪之近理，擷西遊記封

神演義之精；寫儒書之入骨，勝鏡花緣，儒林外史之偏枯；則又無待言者。綜此，大俠傳實聚吾國歷來小說之菁華，自非率爾操觚，數字易粟者所可同日而語，更足見其爲擷血、絞腦之作也。

說岳尙足傳岳王，則大俠傳之足以傳于公必矣。若翁與余，皆爲于公抱不平者，有此作于公其瞑目九原，而吾輩亦拊膺稱快。故於若翁脫稿之日，爲之加評，而慫恿付印。且爲使國人之欣企若翁文字得快先覩起見，於第一集殺青之際儘先發行。全豹之窺當在不遠；蓋余與來甫、異塵、諸君方羣致力於校讎也。是爲序：

中華民國十九年一月一日，古董俠魂姜抱抗序：

序(七)

文公直 著翁

直五歲受經，髫齡讀史；每覺吾國之所以爲世界文明古國，必有其特異之點。及舞勺之年，北走燕冀，以身長體壯，得增年而入軍校，習戎事。得縱覽東西諸名著，而獨留心世界史事。卒業後，雖置身軍伍，日以訓練健兒爲事，而性之所近，有暇輒取史籍讀之。閒則旁及稗官野史。凡力足致者，幾無不讀。厥後，討袁護法，諸役身在沙場，領軍殺賊。從茲投身革命，南北奔馳，足無停趾，席不暇暖。斯時雖無暇讀書，而輪軌承身之際，每以一卷消時日。五、六年來，若有所得，而細思之，則又沓無所得。湘、鄂之役，至長沙省親，且奉令與師；乃以歷年自習之結果，請訓於母。母方注道德經畢，從事於明史正誤。迺以案頭參考之籍授直，且詔之曰：『兒習史，當於廿四史以外求之。』直聞斯語，乃如聞暮鼓晨鐘，憬然知前此之但知讀而不知考核參證之爲大誤也。越明年，遭家難，爲小人所媒孽，繫軍獄。鐵臆風味，固革命軍人所宜嘗試。因藉此狴犴生活，爲勞生之休息，且暢讀我書。顧

繫獄經年，終日手一卷，讀輒易竟。三兄公毅慮獄中人之憂而傷身也，竭力搜羅，以供肆讀。無奈獄例僅許讀古書，是以此一年中，所得寓目者，咸爲經、史、子、集、說部、劇曲之類。

榴花照眼時，枯寂之獄中，沉悶欲死。母慈、兄友，爲之向戚舊假得敝書一篋，以金餽獄吏，乃得入。直深感母、兄之摯愛，一一檢而讀之。夜無燈火，則就如螢之看守燈光下，捫搯而翻葉。無意中，檢得一殘本，署曰『千古奇冤』。時以桁楊餘生，覩斯四字，手顫心搖。急就牕櫺曙色，急目速讀，則所記爲明代錢唐于忠肅公（廷益）之慘史也。書中人名、事蹟，頗多爲正史所無，而又民間傳說所不及。如其確也，則此一卷之存，其爲碧血丹心之靈，使之得傳於世，而爲五千年來唯一忠俠吐一口冤氣乎？爰瀏覽三四，深蘊諸腦海中；復從獄卒假得楮墨，謄錄一過。默念此身而不膏斧鉞者，會當白此奇冤。

秋節後，軍閥被撻而遁，舊部迎直出獄。顧倉卒間失千古奇冤之鈔本。出獄後又以督師追擊，轉戰長江無暇問及原本。嗣因東江寇急，主將奉大元帥令，迴師救難。占領地後爲軍閥所盤據。直部方在最前綫，爲敵所截。直不欲因一己爲敵之目標，而使八千子

弟爲醜；遂以部卒託同袍，而隻身走海上。時則家陷敵中，欲問訊亦不可得，更無能致干古奇冤之原本矣。

頻年羈旅海濱，鬱鬱寡歡。長日無聊，每弄文消遣。旋受太平洋午報之聘，任編輯，執筆之餘，卽讀海上新出版物，以覘近代文化之趨向。是時，除因革命高潮之澎湃，社會經濟之作，如雨後春筍，蓬勃叢茁外，其餘雜誌小說漸趨入頹廢淫靡之途。論者每慨歎爲每下愈況，喪失我雄毅之國民性。直非泥古者，但亦非盲拜西歐，抹煞我東方文化者。觀茲現象，乃發生一種感想。此種感想，雖直箇人觸發，私計吾神明華胄中必有同情者。

感想爲何？則以直自髫齡以至如今所得讀之書——無論其爲經史子集，或說部戲曲——每覺其中多少涵有堅強雄毅之忠俠性。雖靡靡之音，重文之作，亦不免時有此種忠俠性之流露。惟歷代腐儒帝王愚民工具之朱程學說，輕武文字，則或無之。於以知我華夏民族卓然矗立東土，五千餘年，其間雖或受異族之侵凌，而卒能保我領土，休養生息，不爲猶太埃及之續，且屹然爲世界最古國家之僅存者，則此忠俠之國民性實

爲其重大之原力。自滿清入關，承明代以文弱民之餘，變本加厲，盡驅國內優秀分子於呻吟咕嗶之中，大倡非俠之說，而以奴性之事君爲忠。遂令我泱泱大風之民族，盡離武事，消沉俠性，而成『東亞病夫』。爲碧眼兒所欺凌，受木屐奴之蹂躪。日蹙國百里，常爲城下盟；釀成有史以來未有之奇恥大辱，而莫之或渝；揆厥原因，則忠俠性之被摧殘，刻削有以致之也。

方今弱肉強食，公理蔑亡；世界爲帝國主義者之世界；弱小民族求爲安順之奴而不可得，儻不捫滅此人類惡魔之帝國主義，吾人寧有安枕之一日？吾人今日，爲我民族求生存計，爲救世界弱小民族計，爲求達人類平等之目的計，正宜急謀恢宏我民族之忠俠性，發揚而光大之，以與人類惡魔作殊死搏戰。頹廢派之文藝，其毒害，適足以增東亞病夫之病，而亡吾族耳；靡靡之聲，適足弱吾種，而滅吾族耳；吾人而苟欲自全且永保世界和平者，其能聽之任之耶？

自太史公傳游俠以來，國內文藝界之關於『俠』之文字亦夥矣！民國初元，國人爲

肉麻小說——堆砌詩詞不近情理之作——所激，翻然而欣企武俠說部。於是武俠小說應需求而突起。顧出版雖夥，夷考其內容，則或拾取陳言，或侈談神怪，或敷衍民間傳說，或受戲劇之暗示；其書中所寫之人，非盡屬於『超人』，即異常之陳腐；至於言及武事，則以閉戶之所謂文人，而言歷古精湛之武術，其南轅北轍，貽笑大方，更無待論。而時代、地理、職官、言語之舛謬，書中人行動事態之不近情理；其弊一如肉麻小說之僅足以供識者之笑料，而貽國民以謬誤之觀感。以吾同胞秉遺傳之忠俠性，而需要武俠之書籍的結果，乃得如斯之響應，其傷心爲何如者？

日本，東方小島國也，爲其民族競生存計，兒童教育，即貫輸其國中歷史抗侮禦侵之英雄故事，以啓迪其愛國之忠，護族之俠。吾人於日本之抱帝國主義，固不必效，不可效；而於其以忠俠訓育國民，則洵有不可不師法者。粵稽我華自周以降，捍禦異族，保全華夏，而使我種族不致滅亡之英雄，其光榮之歷史，實足以煌炳大地。遠古無論矣！即以異族入我國而言之：晉代承三國之餘，尙清談鄙武事，而胡禍之烈，爲前所未有，則忠俠

性之消沉，有以致之耳。又如北宋趙匡胤，雖以武俠平諸割據，而腐儒守舊，倡重君之說，輕視武俠，斥爲亂階；而二帝爲俘，偏安貽恥。南宋復不自警惕，仍承前弊，遂有胡元之禍。朱元璋以匹夫而得天下於馬上，驅異族出塞，其所本者民族之忠俠性耳，其功業之成，固無文事也。乃旣得稱帝南都，苟安畏難，不爲澈底之謀，而惟求永世之術，以入股愚民，以戮功爲事；遂令國內無可用之兵，盈廷皆坐談之士；於是而有瓦刺之禍，終成土木之辱，蹈宋之覆轍，而重演元首爲俘囚之恥劇。幸以于忠肅公之忠俠奮發，力排遷都及乞和之議，得保全民族之安全，而不致爲南宋之續。乃英宗朱祁鎮圖一己之私，忘救己之恩，毒害于公，而復寵宦豎，斥武俠；積弱所致，遂有滿清之禍。此就歷來中夏之君論之，其證已顯然，詔示吾人矣。再就同種異族言之，則匈奴不文，而漢不安枕；韃靼習武，而唐不寧軍；元以武俠訓民，聲威遠及歐陸；清以武俠練士，而旌旗入主中華，此又其明證也。此但尤涵有帝國主義或軍國主義之意味，試再觀華盛頓之忠俠奮發，而美利堅得平等自由，孫中山以忠勇垂訓，（見三民主義講演及軍人精神教育）而我華族興國民華

命。更足以證明欲競生存，求幸福，非倡忠俠不爲功，亦非倡忠俠不能致。

綜上所言，因直微志欲昌明忠俠，挽頹唐之文藝，救民族之危亡，且正當世對武俠之謬解，更爲民族英雄吐怨氣，遂有碧血丹心說部之作，敢掬誠以告讀者者。今日雖已五族一家，而前人衛族之豐功，實足以觀感後人禦侮之觀念。東西列強對我之壓迫，較之瓦刺之於有明爲尤甚。則讀此益奮起而進，爲五族謀之，則大中華民族其庶幾乎。

直之撰述本書，其動機，雖盡於上述，而尤有一言，爲讀者告者；則直讀史所得以爲爲民族競生存爭人格之英雄，當以岳忠武、文忠烈、于忠肅、史閣部爲最。而岳忠武之聲名，獨能深入平民，國人無不知者，推其所以，則因說部與戲劇宣傳之力也。然而國人以崇欽、岳忠武之故，於民族之忠俠性，激發不少。儻使文忠烈、于忠肅、史閣部之光明磊落，碧血丹心，盡入於人心，則我民族之光大爲何如者？關於岳忠武之說部，有說岳傳一書，雖鄙俚不文，描寫拙陋，而深合平民主口胃，固須整理改造，但猶可暫緩。關於史閣部亦尙有數說部及新近出版之小說中，略記其事，且因爲時較近，國民瀾滿人入主之源者，多

能及之。關於文忠烈則直曾得一殘缺之說部，名曰『孤忠傳』。雖缺數卷，尙可補綴，原書留湘，現方函囑寧滬，會當設法使成完璧。萬不得已，亦當補撰而標明綴續之處，付剞劂而供獻於當世。惟獨關於于忠肅，則除千古奇冤外，更無爲之一言者。且有荒唐傳奇，且指于公爲權奸者，則賊臣之裔顛倒混淆，欲以一手掩盡天下後世之耳目；尤使人憤懣無旣。以于公之忠俠天成，保全華夏，衛我民族，於衆議和讓，行且爲奴之際；以大無畏之精神，於無兵、無財之時，湔民族之奇恥，大辱破瓦刺而迎歸英宗，求之五千年歷史中，能雪恥復仇如是之痛快者，厥唯于公一人耳。乃五百年來，竟無人爲之宣傳，一般人亦淡焉若忘；以視日本之兒童莫不知有幕府，美利堅平民莫不知有華盛頓者，恥亦甚矣！直不敏！雖文不足以副志，辭不足以達意，而竊有願焉。以爲我所認爲當爲者則爲之，毋以諉人。毋以望於人；是責任心也，亦人所當具也。爲之而當，固無論矣；爲之而不當，亦當有人糾之正之，則我首創之責，允當由我內心之驅使而定之行之也，而况千古奇冤一書中，所載征番四十八將，六十四佐，姓名俱在，事蹟可按；雖未能充分考據證實，而裨官

家言，自不妨衍之成篇，但求無背志旨可耳。

客歲，歛翼幽居，默憶千古奇冤，以消磨歲月。因隨筆衍述，積日累月，成書數百萬言。雖千古奇冤之原本鈔本，皆不可得，而所敘事態約略相同。原本爲文言列傳體，一卷三萬言，已收羅甚富；直演之爲白話，間或爲行文便利計，加以穿插，迺不意而成如許卷帙。其中因千古奇冤涉及武當派、白蓮教、諸事，因更博採前人筆記及武術祕笈，爲之煊染；其太背事理者，則從割愛；新穎可喜者，則悉錄之。今歲病中取閱一過，復加刪節、改削，乃成此書，題以『碧血丹心』四字，蓋明書旨也。改稿初成，老友姜君俠魂見而喜之，引爲同志。蓋俠魂獨倡武俠，垂十餘年，且常爲于公呼冤者。見此書，乃慫恿付印，且爲商榷題名。初擬名『忠俠傳』，且爲闡其義曰：『忠』者孫中山三民主義講演中所解釋之義也；『俠』者，太史公游俠傳所昌明之義也。『既而以爲自古忠俠，不僅于公，而且書中人物，亦未可盡以『忠俠』概括之。因易一字，曰『大俠傳』，謂于公千古之『大俠』也；書中人物，其所爲皆『俠』之『大』者也。且『大俠』之義，『忠』在其中矣。因定是名。復以直原題之。

『碧血丹心』頗合於于公之生平爲不可棄，遂並存之。

本書撰述之際，友好之垂愛者衆，而尤以洞庭秦來甫（復元）、吳縣沈碩生（異塵）及俠魂最爲賞識。付印之頃，三君爲之批，爲之校，爲之評，良友盛情，彌深感荷。家兄公毅更於軍書旁午，戎事鞅掌之餘，抽暇之標點，則手足之愛，更見真摯！心感之餘，並誌於此。至於改稿之際，古董袁秀堂南通、陳飛南爲之繡像，杭縣王振麟爲之逐筆繪圖，皆愛獎之至者，大俠傳何幸而得此；直更何修而得此？

俠魂主張分集出版，以免卷帙繁重，一時不易殺青，重勞友好之盼望。直適有事於南都，未克躬執其役，則以全權付我老友。老友爲出版界之前輩明星，必能爲我善謀之。設出版之頃而先爲第一集者，則請讀者注意，全書焦點尙在二、三集中也。

中華民國第十八雙十節，萍水若翁，文公直，敝。

凡例

一 本書以武俠爲主，而兼寫社會偵探……等等，故不效時習標明某某小說。

一 本書以明史于忠肅公事爲骨，而加以穿插描寫。其間有不盡合於正史之處，則或採自筆記軼聞，或爲行文便利；說部原屬稗官，不妨出入。儻僅求史事，自應讀史而不閱此矣。

一 本書官制儀節風俗語言以及社會狀況等等，皆經一番考究，務求恰合當時時代。其無可考，或學力不及之處，甯闕毋濫，其萬不得已者，亦就清初情形寫之。至於以新名辭強出古人口中，則作者愧未能從俗。

一 征番四十八將，八十一偏裨，係據靈雪山館隨筆，非效百單八將之掣，更無爭勝之念。

一 書中所用人名，除正史、野史所有者外，多信筆塗抹，初無容心有無暗合時人名字及當時人姓字相同，作者寡交，實不自知。

一 書中地名悉用古名，以符時代。至於途徑經過，粉妝樓會以長安往西安

而貽譏後世；水滸已由五臺往東京而經桃花山

水滸稱桃花山與二龍山相近則桃花山非晉後固可知

亦

爲今人所譏。本書雖於此等處特別留意，而古今途徑之改移，輪軌通後尤甚及地

名之相同，在所難免。作者雖足跡徧宇內，而所經者多，記憶偶誤，容或有之。則本書說部，無關弘旨，故未深考。

一 一百三十人（並于忠肅公）之歷史，除有可考證者外，其餘則信筆寫之。且不欲爲史事所拘束，於楊洪等人亦多改作，所以免三國演義列國志等書生裝硬錄之弊也。

一 書中寫俠客以內外兩家武道正宗爲主，不效世俗之炫奇立異。蓋志在昭武俠之正軌，神怪式之傳說自不容驕入也。

一 名字本爲一箇人之代表記號，諱名實最可笑之事。故本書除就當時人口吻外，對任何人皆直書其名。惟於各帝有時書其廟號者，則因帝王名字不知者多，不若其廟號之熟傳，爲便於省識，故然。

一 嘗聞人言：『作小說者：每喜影射時事，或暗寫本身歷史，或虛寫心中希望，或寫朋友事況，或攻訐仇家，或發人陰私，或洩其忿怨，從無脫此範圍者。』是以當代對舊小說多爲索隱：某人影射某人，某事暗指某事，聚訟紛紜，筆飛墨舞。作者撰本書，既非易錢果腹，更不敢謂逞我才華，上列各項尤絕無一點存乎其中，蓋本書純係一替古人鳴不平之作耳。作者半生碌碌，無事可表，與物無爭，更無恩怨，國家時事，艸莽久矣，不談，卽談亦因久不聞問，無從說起，滿懷壯志，至今日悟澈之時，已認爲癡絕，友朋大都如我，其事不僅不足以傳，更不足小說資料，他人私事，生平所不願聞，胸中都無一點，入世以來，隨遇而安，更無從用其忿怨，全書除史事外，強

半憑空結構，海市蜃樓。今之世，後之人，有愛我者，毋煩作索隱也。

一 武術爲吾國國粹，惜乎爲專制帝王，以及腐儒佞臣摧殘殆盡，幾至絕傳！自李芳宸、張子薑等提倡以來，又僞冒百出，野狐禪誤盡蒼生。大凡一事，經過分壓迫而至凋殘之後，驟予倡恢，其現象每每如此。而况武術一道，本極深邃，卽不被壓迫，亦不易得其真傳實藝；今丁極度鄙夷之後，豈能逃此公例？自古俠士奇人，非其人不傳，而當世之劍俠武傑，大多韜隱；則更無怪並皮毛而未得者，亦忝然自是羸雜武士之中也。嘗見某地比賽大會，雖多內外家真傳弟子，而有某某無賴子，亦素昔白字連篇而自號文人，斯時又自稱國術家，奴膝於名公，藉弟子之名，而廝列其中爲職員，忽厚顏而拾人牙慧，編書行世，中其害者不知凡幾。目覩此甚於文妖之怪現狀，殊爲國術前途憂！竊恐其禍害，尤甚於朱程之流毒文士。爰商之當代內外家丈師，校正書中關於武術之點。公開歷來不傳之秘，而正邪

僞濫冒之風。不敢昧諸大師之苦心，特於斯表出，大雅君子幸注意焉！

一 本書承袁秀堂陳飛南王振麟三君事先爲之意，鑿繡像三百餘幀，繪圖五百餘幅，（全書總計）維妙維肖，使作者得如俗傳施惠作水滸圖百八像而日對之走筆，心感甚矣！敬表出之。

一 本書成後承老友姜俠魂爲之評，秦來甫爲之批，沈碩生爲之校，家兄公毅爲之句讀分段，復蒙海內知與不知諸公寵錫題序，皆於書有厚賜，於予有殊惠者，敬誌以謝！

一 海內外讀者，儻於其謬誤之點，有所商榷批評，極願受教。惟望直接寄示，俾得知悉。除意見不同者當敬覆理由外，凡應改正者，無不迅求救濟以副雅意焉。

文公直

附告

本書卷帙繁重，校印匪易，而鈔本初成借閱者踵接，付印之始，知名者紛函詢問，足徵欲快先覩者綦衆，爲副望計，特於第一集排校定竣時，先行出版。其餘尙待剞劂。

書中圖像，茲僅印第一集中已露姓名者，餘均待續出。

繡像有於第一集觀之爲年貌不符，如楊洪或綽號名字有異者，（如吳春林之爲吳寧，與沈剛之綽號神醫等）則全部繡像皆就全書而題繪，故與初集不盡相合。併附聲明。

姜俠魂

于謙傳

子晃吳寧
王瑋附

張廷玉

于謙：字廷益，錢塘人。生七歲，有僧奇之曰：「他日救時宰相也！」舉永樂十九年進士。宣德初，授御史，奏對音吐鴻暢，帝爲傾聽。顧佐爲都御史，待寮屬甚嚴，獨下謙，以爲才勝己也。扈蹕樂安，高煦出降，帝命謙口數其罪。謙正詞，嶄嶄，聲色震厲。高煦伏地戰慄，稱「萬死！」帝大悅。師還，賞賚與諸大臣等。出按江西，雪冤囚數百。疏奏陝西諸處官校爲民害，詔遣御史捕之。帝知謙可大任，會增設各部右侍郎爲直省巡撫，乃手書謙名授吏部，超遷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謙至官，輕騎徧歷所部，延訪父老。察時事所宜興革，卽具疏言之。一歲，凡數上。小有水旱，輒上聞。正統六年，疏言：「今河南、山西積穀各數百萬，請以每歲三月令府、州、縣報缺食下戶，隨分支給：先菽、秬、次黍、麥、次稻。俟秋成償官，而免其老疾及貧不能償者。州、縣吏秩滿當遷，預備糧有未足，不聽離任；仍

令風憲官以時稽察。』詔行之。河南近河處，時有衝決。謙令厚築隄障，計里置亭，亭有長，責以督率修繕，並令種樹鑿井，榆柳夾路，道無渴者。大同孤懸塞外，按山西者不及至，奏別設御史治之，盡奪鎮將私墾田爲官屯，以資邊用。威惠流行，太行伏盜皆避匿。在官九年，遷左侍郎，食二品俸。初三楊在政，雅重謙，謙所奏，朝上夕報可，皆三楊主持。而謙每議事京師，空橐以入，諸權貴人不能無望。及是三楊已前卒，太監王振方用事，適有御史姓名類謙者，嘗忤振，謙入朝薦參政王來孫原貞自代。通政使李錫阿振指劾謙，以久不遷，怨望，擅舉人自代。下法司論死。繫獄三月，已而振知其誤，得釋。左遷大理寺少卿，山西河南吏民伏闕上書請留謙者，以千數。周晉諸王亦言之。乃復命謙巡撫。時山東陝西流民就食河南者二十餘萬，謙請發河南懷慶二府積粟以振。又奏令布政使年富安集其衆，授田，給牛種，使里老司察之。前後在任十九年，丁內外艱，皆令歸治喪。旋起復。十三年，以兵部右侍郎召。明年秋，也先大入寇，王振挾帝親征。

謙與尙書鄭、楚、極、諫，不聽。楚從治兵，留謙理部事。及駕陷土木，京師大震，衆莫知所爲。郕王監國，命羣臣議戰守。侍講徐、瑄言：『星象有變，宜南遷。』謙厲聲曰：『善南遷者，可斬也！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獨不見宋南渡事乎？』王是其言，守議乃定。時京師勁甲精騎皆陷沒，所餘疲卒不及十萬。人心震恐，上下無固志。謙請王檄取兩、京、河、南，備操軍；山、東及南、京沿海備倭軍；江、北及北、京諸府運糧軍，亟赴京師，以次經畫部署，人心稍安。卽遷本部尙書。郕王方攝朝，廷臣請族誅王、振。而振黨馬、順者，輒叱言官。於是給事中王、竑，廷擊順，衆隨之，朝班大亂，衛卒聲洶洶。王懼欲起，于謙排衆直前掖王止，且啓王，宣諭曰：『順等罪當死，勿論！衆乃定。謙袍袖爲之盡裂。退出左掖門，吏部尙書王、直執謙手，歎曰：『國家正賴公耳！今日雖百王、直，何能爲？』當是時，上下皆倚重謙。謙亦毅然以社稷安危爲己任。初，大臣憂國無主，太、子方幼，寇且至，請皇太后立郕王。王驚謝至再。謙颺言曰：『臣等誠憂國家，非爲私計。』王乃受命。九

月，景帝立。謙入對，慷慨泣奏曰：「寇得志，要留大駕，勢必輕中國，長驅而南，請飭諸邊守臣，協力防遏。京營兵械且盡，宜急分道募民兵，令工部繕器甲。遣都督孫鏜、衛穎、張軌、張儀、雷通，分兵守九門要地，列營郭外。都御史楊善、給事中王竑參之。徙附郭居民入城。通州積糧，令官軍自詣關支，以贏米爲之直，毋棄以資敵。文臣如軒、輓者，宜用爲巡撫；武臣如石亨、楊洪、柳溥者，宜用爲將帥。至軍旅之事，臣身當之不効，則治臣罪！」帝深納之。十月，敕謙提督各營軍馬。而也先挾上皇，破紫荊關，直入窺京師。石亨議斂兵堅壁老之。謙不可，曰：「奈何示弱，使敵益輕我。」亟分遣諸將，率師二十二萬，列陣九門外。都督陶瑾、安定門、廣寧伯劉安、東直門、武進伯朱瑛、朝陽門、都督劉聚、西直門、鎮遠侯顧興祖、阜成門、都指揮李端、正陽門、都督劉得新、崇文門、都指揮湯節、宣武門、而謙自與石亨率副總兵范廣、武興、陳德勝門外，當也先。以部事付侍郎吳寧，悉閉諸城門，身自督戰。下令臨陣，「將不顧軍先退者，斬其將！軍不顧將先退者，後隊

斬前隊！』於是將士知必死，皆用命。副總兵高禮、毛福壽，卻敵彰義門北，禽其長一人。帝喜，令謙選精兵屯教塲，以便調用。復命太監興安、李永昌同謙理軍務。初也先深入，視京城可旦夕。下及見官軍嚴陣以待，意稍沮。叛聞喜，竄喉使邀大臣迎駕，索金帛以萬萬計。復邀謙及王直、胡濙等出議。帝不許也。先氣益沮。庚申，寇窺德勝門。謙令亨設伏空舍，遣數騎誘敵。敵以萬騎來薄，副總兵范廣發火器伏起，齊擊之也。先弟孛羅、平章卯那孩中礮死。寇轉至西直門，都督孫鏜禦之。亨亦分兵至，寇引退。副總兵武興擊寇彰義門，與都督王敬挫其前鋒。寇且卻，而內官數百騎欲爭躍馬競前，陣亂，興被流矢死。寇逐至土城。居民升屋號呼，投輒石擊寇，譁聲動天。王竑及福壽援至，寇乃卻。相持五日，也先邀請既不應，戰又不利，和終弗可得志。又聞勤王師且至，恐斷其歸路，遂擁上皇由良鄉西去。謙調諸將追擊，至關而還。論功，加謙少保，總督軍務。謙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恥也！敢邀功賞哉？』固辭，不允。乃益兵守眞保、涿、易諸府州。請

以大臣鎮山西，防寇南侵。景泰元年三月，總兵朱謙奏：敵二萬攻圍萬全。敕范廣充總兵官禦之。而寇退。謙請卽駐兵居庸。寇來，則出關剿殺；退，則就糧京師。大同參將許貴奏：迤北有三人至鎮，欲朝廷遣使講和。謙曰：『前遣指揮季鐸岳謙往，而也先隨入寇；繼遣通政王復少卿趙榮，不見上皇而還；和不足恃明矣！况我與被不共戴天，理固不可和萬一和而彼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做不從，則生變；勢亦不得和。貴爲介冑，臣而恇怯如此，何以敵愾？法當誅！』移檄切責。自是邊將人人主戰守，無敢言講和者。初也先多所要挾，皆以喜窩爲謀主。謙密令大同鎮將禽寧戮之。又計授王偉誘誅間者小田兒。且因諜用間，請特釋忠勇伯把台家，許以封爵，使陰圖之。也先始有歸上皇意。遣使通款，京師稍解嚴。謙上言：『南京重地，撫輯須人。中原多流民，設遇歲荒，嘯聚可虞。乞敕內外守備及各巡撫加意整飭，防患未然。』召還所遣召募文武官及鎮守中官在內地者。於時八月，上皇北狩且一年矣。也先見中國無釁，滋欲乞和，使者頻

至，請歸上皇。大臣王直等議遣使奉迎，帝不悅，曰：「朕本不欲登大位，當時見推，實出卿等。」謙從容曰：「天位已定，寧復有他？顧理當速奉迎耳！萬一彼果懷詐，我有辭矣。」帝顧而改容，曰：「從汝！從汝！」先後遣李實、楊善往，卒奉上皇以歸。謙力也。上皇既歸，瓦剌復請朝貢。先是，貢使不過百人。正統十三年，至三千餘。賞賚不饜，遂入寇。及是，又遣使三千來朝。謙請列兵居庸關，備不虞。京師盛陳兵，晏之。因言和議難恃，條上安邊三策，請敕大同宣府永平山海遼東各路總兵官，增修備禦；京兵分隸五軍神機三千，諸營雖各有總兵，不相統一，請擇精銳十五萬，分十營團操，團營之制，自此始具。兵志中，瓦剌入貢，每攜故所掠人口至。謙必奏酬其使。前後贖還累數百人。初，永樂中，降人安置京畿者甚衆。也先入寇，多爲內應。謙謀散遣之。因西南用兵，每有征行，輒選其精騎，厚資以往。已更遣其妻子，內患以息。楊洪自獨石入衛，入城悉以委寇。謙使都督孫安以輕騎出龍門關，據之。募民屯田，且戰且守，入城遂復。貴州苗未平，何文淵議

罷二司，專設都司，以大將鎮之。謙曰：「不設二司，是棄之也。」議乃寢。謙以上皇雖還，國恥未雪，會也先與脫脫不花構兵，請乘間大發兵，身往討之，以復前仇。除邊患，帝不許。謙之爲兵部也，也先勢方張，而福建鄧茂七、浙江葉宗留、廣東黃蕭養、各擁衆僭號，湖廣、貴州、廣西、猺、獞、苗、獠，所至蜂起。前後征調，皆謙獨運。當軍馬倥傯，變在俄頃，謙目視，指屈，口具章奏，悉合機宜。僚吏受成，相顧駭服。號令明審，雖勳臣宿將，小不中律，卽請旨切責。片紙行萬里外，靡不惕息。其才略開敏，精神周至，一時無與比。至性過人，憂國忘身，上皇雖歸，口不言功。東宮旣易，命兼宮僚者支二俸。諸臣皆辭，謙獨辭至再。自奉儉約，所居僅蔽風雨。帝賜第西華門，辭曰：「國家多難，臣子何敢自安？」固辭不允。乃取前後所賜璽書、袍、錠之屬，悉加封識，歲時一省視而已。帝知謙深，奏無不從者。嘗遣使往眞定，河間采野菜，直沽造乾魚。謙一言卽止。用一人，必密訪謙。謙具實對，無所隱，不避嫌怨。由是諸不任職者，皆怨而用；弗如謙者，亦往往嫉之。比寇初退，都

御史羅通卽劾謙上功簿不實；御史顧唯言謙太專，請六部大事同內閣奏行。謙據祖制折之。戶部尙書金濂亦疏爭，而言者摺撫不已。諸御史以深文彈劾者屢矣。賴景帝破衆議用之，得以盡所設施。謙性故剛，遇事有不如意，輒拊膺歎曰：「此一腔熱血，竟灑何地？」視諸選奕大臣，勳舊貴戚，意頗輕之。憤者益衆。又始終不主和議，雖上皇實以是得還，不快也。徐瑄以議南遷，爲謙所斥，至是改名有貞，稍稍進用。嘗切齒謙。石亨本以失律削職，謙請宥而用之，總兵十營，畏謙不得逞，亦不樂謙。德勝之捷，亨功不加謙，而得世侯，內媿，乃疏薦謙子冕。詔赴京師，辭不允。謙言：「國家多事，臣子義不得顧私恩！且亨位大將，不聞舉一幽隱，拔一行伍微賤，以裨軍國，而獨薦臣子，於公議得乎？」臣於軍功，力杜僥倖，決不敢以子濫功。」亨復大恚。都督張軏以征苗失律，爲謙所劾，與內侍曹吉祥等皆素憾謙。景泰八年正月壬午，亨與吉祥有貞等，旣迎上皇復位，宣諭朝臣畢，執謙與大學士王文下獄。誣謙等與黃玠構邪議，更立東宮。又與太

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勤等謀迎立襄王子。亨等主其議，嗾言官上之。都御史蕭惟楨定讞，坐以謀逆，處極刑。文不勝誣，辯之疾。謙笑曰：「亨等意耳！辯何益？」奏上，英宗尙猶豫，曰：「于謙實有功。」有貞進曰：「不殺于謙，此舉爲無名。」帝意遂決。丙戌，改元天順。丁亥，棄謙市，籍其家。家戍邊。遂溪教諭吾豫言：「謙罪當族，謙所薦舉諸文武大臣並當應誅。部議持之，而止。千戶白琦又請榜其罪，鏤板示天下。一時希旨取寵者，率以謙爲口實。謙自值也先之變，誓不與賊俱生。嘗留宿直廬，不還私第。素病痰疾，作景帝遣興安、舒良更番往視。聞其服用過薄，詔令上方製賜，至醢菜畢備。又親幸萬歲山，伐竹取漚以賜。或言寵謙太過。興安等曰：「彼日夜分國憂，不問家產。卽彼去，令朝廷何處更得此人？」及籍沒，家無餘貲。獨正室鐫鑰甚固，啓視，則上賜蟒衣、劍器也。死之日，陰霾四合，天下冤之！指揮朶兒者，本出曹吉祥部下，以酒醑謙死所，慟哭。吉祥怒，挾之。明日，復醑奠如故。都督同知陳遼感謙忠義，收遺骸殮之。踰年，歸葬杭州。達六

合人故舉將才，出李時勉門下者也。皇太后初不知謙死，比聞，嗟悼累日。英宗亦悔之。謙既死，而亨黨陳汝言代爲兵部尙書。未一年，敗賊累巨萬。帝召大臣入視，愀然曰：「于謙被遇景泰朝，死無餘貲。汝言抑何多也？」亨俯首不能對。俄有邊警，帝憂形於色。恭順侯吳瑾侍，進曰：「使于謙在，當不令寇至此。」帝爲默然。是年，有貞爲亨所中，戍金齒。又數年，亨亦下獄死。吉祥謀反，族誅。謙事白。成化初，冕赦歸，上疏訟冤，得復官賜祭。誥曰：「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之獨持，爲權奸所並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天下傳誦焉。弘治二年，用給事中孫需言，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諡「肅愍」。賜祠於其墓，曰：「旌功。」有司歲時致祭。萬歷中，改諡「忠肅」。杭州、河南、山西，皆世奉祀不絕。

冕字景瞻，廕授副千戶，坐戍龍門謙冤既雪，並復冕官。自陳不願武職，改兵部員外郎。居官有幹，累遷至應天府尹，致仕。卒，無子，以族子允忠爲後。世襲。

杭州衛副千戶，奉祀。

吳寧：字永清，歙人。宣德五年進士，除兵部主事。正統中再遷職方郎中。郕王監國，謙薦擢本部右侍郎。謙禦寇城外，寧掌部事，命赴軍中議方略。比還，城門弗啓，寇騎充斥。寧立雨中，指揮兵士，移時乃入。寇旣退，畿民猶日數驚，相率南徙；或議仍召勤王兵。寧曰：『是益之使驚也。莫若告捷四方，人心自定。』因具奏行之。景泰改元，以疾乞歸，後不復出。家居三十餘年，卒。寧方介有識鑑，嘗爲謙擇婚，得千戶朱驥，謙疑之。寧曰：『公他日當得其力。』謙被刑，驥果歸其喪，葬之。——驥自有傳。

王瑋：字士英，攸人。年十四，隨父謫戍宣府。宣宗巡邊，獻安邊頌，命補保安州學生。舉正統元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戶部主事。英宗北狩，命行監察御史事，集民壯守廣平。謙引爲職方司郎中。軍書填委，處分多中窾會。遂薦擢兵部右侍郎。出視邊，叛人小田兒爲敵間，謙屬瑋圖之。會田兒隨貢使入，至陽和城，壯

士從道旁突出，斷其頭去。使者不敢詰。瑋喜任智數，既爲謙所引，恐嫉謙者目己爲朋附，嘗密奏謙誤，冀自解。帝以奏授謙，謙叩頭謝。帝曰：「吾自知卿，何謝爲？」謙出，瑋問：「上與公何言？」謙笑曰：「我有失，望君面規我，何至爾邪？」出奏示之，瑋大慙沮。然竟坐謙黨罷歸。成化三年復官，請毀白琦所鏤板。踰年，告病歸，卒。

贊曰：于謙爲巡撫時，聲績表著，卓然負經世之才。及時遭艱虞，繕兵固圍。景帝既推心置腹，謙亦憂國忘家。身繫安危，志存宗社，厥功偉矣！變起奪門，禍機猝發，徐石之徒，出力而擠之死，當時莫不稱冤。然有貞與亨，吉祥相繼得禍，皆不旋踵，而謙忠心義烈，與日月爭光，卒得復官賜卹，公論久而後定，信夫！

碧血丹心大俠傳 于謙傳

靈雪山館筆記 一則

張恆

有明于忠肅公孤忠毅力，廉介雄武，其才其遇，不讓岳武穆；其學其功且尤過之。及今纔百有餘載，士大夫且有不知其人者。與武穆比亦有幸有不幸耳！歲朝遇龍蟬蓀太守於容子樵舍人家。袖出傳奇抄本一，題曰『迎鑾記』。凡二十四齣，不著撰人姓氏。中叙于忠肅於河南山西收四十八將及迎還英宗等。且於征瓦一齣中，列千戶百戶八十一人姓名。四十八將中有廣忠、俞赫、千百戶中有聊昂，其姓皆特異，似非僞作。而一百二十九人皆單名，則又似杜撰。蟬蓀太守謂：『明初人多單名，明史可證。』然百餘人無一雙名，究不能使人無疑。明史載征瓦刺諸將，僅石亨、孫鏜等數人，究不知其何所據？子樵舍人謂：『此記紙黑，俱非國朝物，必爲明季人所作，則爲時未久，或有所自。』七月，于役萬全，見田畝間有碑曰：『景泰二年杜潔立。』其文已不可讀，不知所記。

何事。而杜潔之名，顧在迎鑾記中四十八將之列也。暇當蒐考之。百二十有九人姓氏，爲……

（下爲一百二十九人姓名，盡如本書所列，但無綽號，除八十一人總稱「千百戶」三字外，無官階。因書中已詳敘故略。）

大明歷史
武俠小說

大俠傳

——一名碧血丹心——

章目

- | | | |
|-------|----------|----------|
| 第 首 章 | 荒煙蔓艸耳熟奇聞 | 白屋青檣心傳舊史 |
| 第 一 章 | 瓊水銀山人羈河畔 | 俠蹤劍影客話關頭 |
| 第 二 章 | 遇豺狼苦孝子絕糧 | 拯孤窮旅中人致贖 |
| 第 三 章 | 光天化日彈走丸飛 | 冷月昏燈刀橫劍舞 |
| 第 四 章 | 猛回頭冒雪伴長征 | 喜開懷臨風談往事 |
| 第 五 章 | 逞雄威赤手獨鋤奸 | 抱不平迴頭謀殺賊 |
| 第 六 章 | 俠骨雄心熱腸毅膽 | 冰天雪地鞭影蹄痕 |

章

目

一

- | | | |
|------|----------|----------|
| 第十七章 | 老成謀國南北分馳 | 巨蠹庇奸刀鎗並舉 |
| 第十八章 | 燦爛刀光飛來大俠 | 婀娜佩影翩去驚鴻 |
| 第十五章 | 逢賊徒凝神聽密語 | 遇英雄說法醒癡迷 |
| 第十六章 | 閒戲耍獨掌斃潛龍 | 顯奇能一矢誅毒蟒 |
| 第十七章 | 老成謀國南北分馳 | 巨蠹庇奸刀鎗並舉 |
| 第十八章 | 燦爛刀光飛來大俠 | 婀娜佩影翩去驚鴻 |
| 第九章 | 錯裏錯錯官審錯案 | 奇中奇奇俠聽奇聞 |
| 第十章 | 計誅兇菩提邀衆俠 | 謀叛逆妖道託藩王 |
| 第十一章 | 盜驂騶甥舅作冤家 | 誑嬋娟叔姪墮陷穿 |
| 第十二章 | 欺稚誘愚裝魔作怪 | 扶危救困劔膽琴心 |
| 第十三章 | 締新交英雄矢忠義 | 毒舊好妖道假慈悲 |
| 第十四章 | 拯孤兒洞中傳大道 | 除妖孽南下覓同人 |
| 第十五章 | 逢賊徒凝神聽密語 | 遇英雄說法醒癡迷 |
| 第十六章 | 閒戲耍獨掌斃潛龍 | 顯奇能一矢誅毒蟒 |
| 第十七章 | 老成謀國南北分馳 | 巨蠹庇奸刀鎗並舉 |
| 第十八章 | 燦爛刀光飛來大俠 | 婀娜佩影翩去驚鴻 |

- 第十九章 寄訊傳書隻身南下 同心戮力聯袂北行
 第二十章 綠水青山建基立礎 金戈鐵馬破壘攻關
 第二十一章 壯志除兇整軍經武 熱腸急難解囊傾囊
 第二十二章 破妖窟電彈擊金鑣 施奇術神鎗穿白石
 第二十三章 迴心向善棄暗投明 矢願救民犁庭掃穴
 第二十四章 傳絕技名將遇名師 設網羅淫娃助淫賊
 第二十五章 義憤填膺飛符遣將 毅忱誅佞劫獄戕官
 第二十六章 獻俘誠首出立奇功 禁妖言下車頒示諭
 第二十七章 聚經會亂說野狐禪 哄愚氓大倡白蓮教
 第二十八章 誘民變平地起風波 失戎機深山遇雷雨
 第二十九章 電掣雷轟妖魔畢命 星稀霧薄大俠除邪
 第三十章 護忠良萬里代師勞 濟急需千金全祖業

第三十一章 宅心仁厚義釋小偷

垂念孤窮誤召大盜

第三十二章 擲頭顱除奸去秕莠

傾肺腑慕義結金蘭

第三十三章 窺途徑無意逢雙俠

探窠巢蹤影晤同門

第三十四章 深入魔穴獨探龍珠

計破逆巢分遺虎將

第三十五章 斧劈刀誅毀垣破壁

鎗挑鞭擊碎玉揉花

第三十六章 破奸窟衆俠奏奇功

捷春闈偉士陳新策

大虎道人
開侶



少保于謙



匡廬古俠
開頭子



武當古俠
張三



大俠傳繡像



笑菩提大身和尚



微冠道人孫中

飛皮道人
王通



虎面沙彌
了了和尚





飛俠凌雲子

醒比丘大通尼



智叟吳敏



沈環孫胡玉霜



大俠傳繡像



鎮泰山潘崇



鎮華山代道

鎮嵩山杜潔



四 陳飛南繪

鎮街山許遠



千年松伍柱



鎮恆山尤仁



豹子程豪



虎頭孔誌



浪裏龍龍飛



雲中鳳凰舞



石雲龍歸瑞



金麒麟凌翔



王御子
文友



牛兒釘赫



飛將軍
柳壽



霹靂馬洪



大俠傳繡像

七

陳光甫

大俠傳續像

錢鍾子也元



震天雷衛鎮



八

陳飛南繪

瑞龍雷也



一斗龍風志



大俠傳續像

金刀茅龍



賽由基
趙佑



小活猴錦羊



鐵鎗劉豹



大俠傳繡像

萬里虹黃禮



鐵臂施威



千里駒
武全



沒毛虎
董安



大俠傅縡像

惡虎徐斗



怒龍徐奎



紅線松查儀



一采雲岳文



士

陳飛南繪

大俠傳續像

賽周吉
胡吉



小眾通
尚莊



十二

陳東南繪

宋七孫畫



賽雄信
林忠



大俠傳續像



小大蟲皮友

紅孩兒火齊



玉濟
八哥兒



鐵頭馬坤



大俠傳繡像

金戈神元



閃電于佐



神箭沈剛



玉麒麟
凌波



雙龍棍



天龍李松



黃虎棍



分水李松



大俠傳繡像

毛頭星梅瑜



過天星梅曼



蓋州西
石亨



鐵棍石彪



武烈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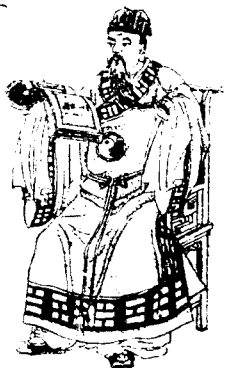


弓嘉宜



大俠傳繡像

于戴正



龔懷



十七

陳飛南行

大俠傳續像

吳春林



劉萬和



陳飛南



王志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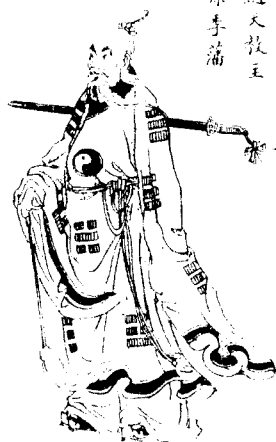


大俠傳續像

崑山道人
白三陽



通天教主
徐子藩



白蓮真人
徐鴻儒



嵩山蛇
雲芟天



大俠傳諸像

天龍王
王木高



天龍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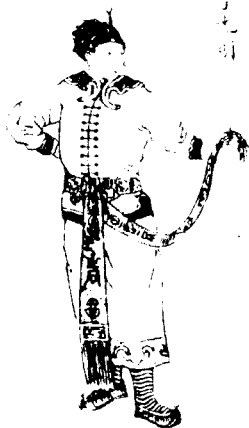


陳飛南

石虎



石虎



大俠傳繡像



白額大蟲決引

夜猿狸侯海



河洛大英雄天龍



黑馬龜李月官



壬 陳光南繪

大俠傳續錄



方茂林

宋家華陀成和



三

陳飛南繪

唐世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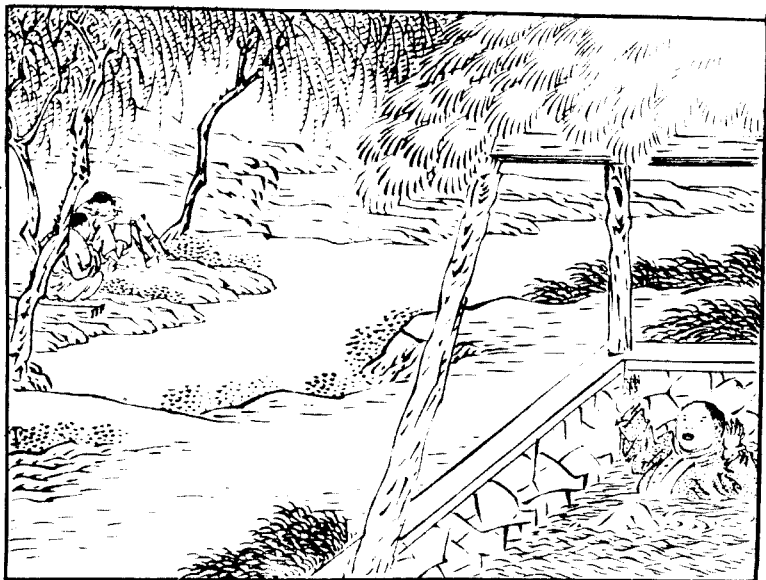


白以芬龍阿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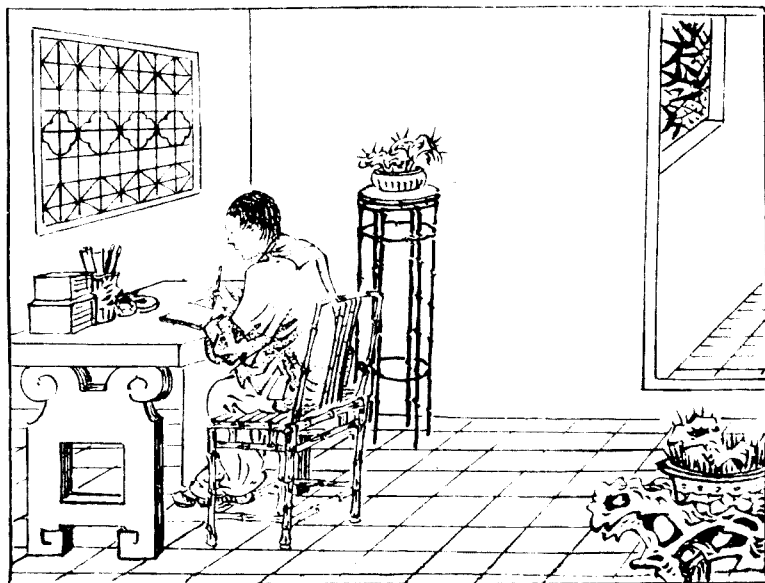
大俠傳

第首章圖



王振麟繪





大俠傳

第一章圖



張麟



張麟

王辰麟繪

大俠傳

第一章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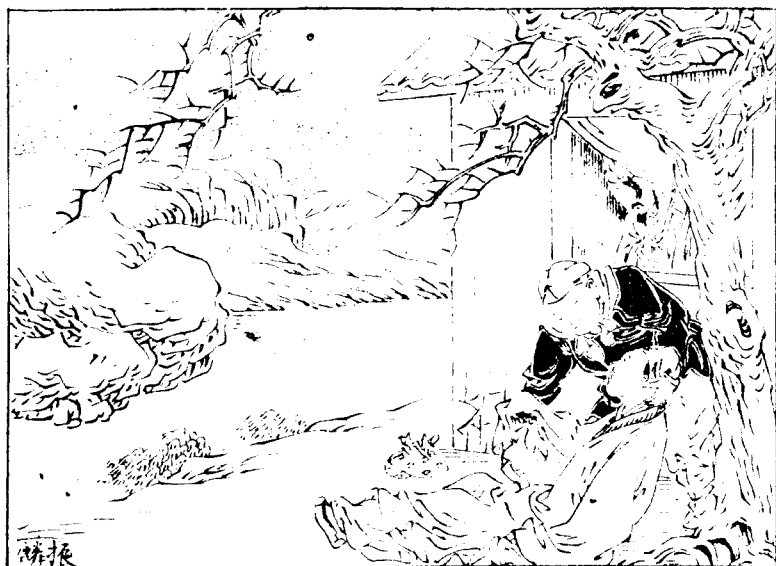


王振麟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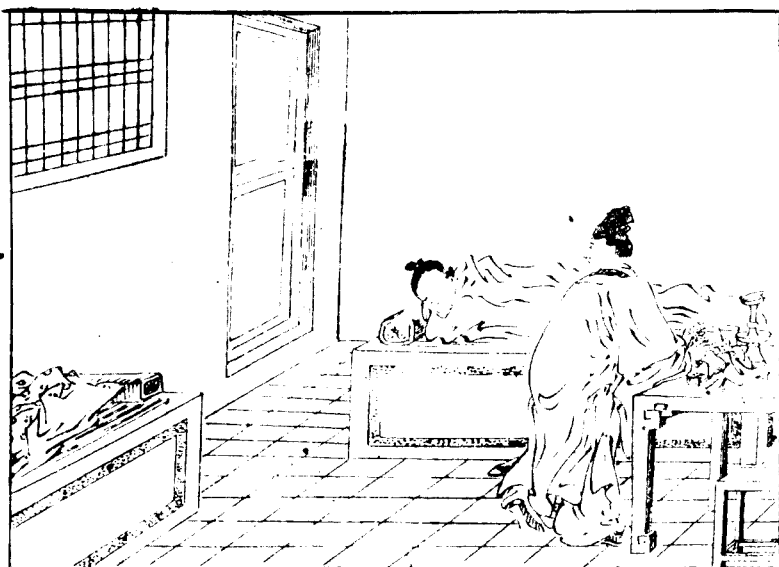


大俠傳

第二章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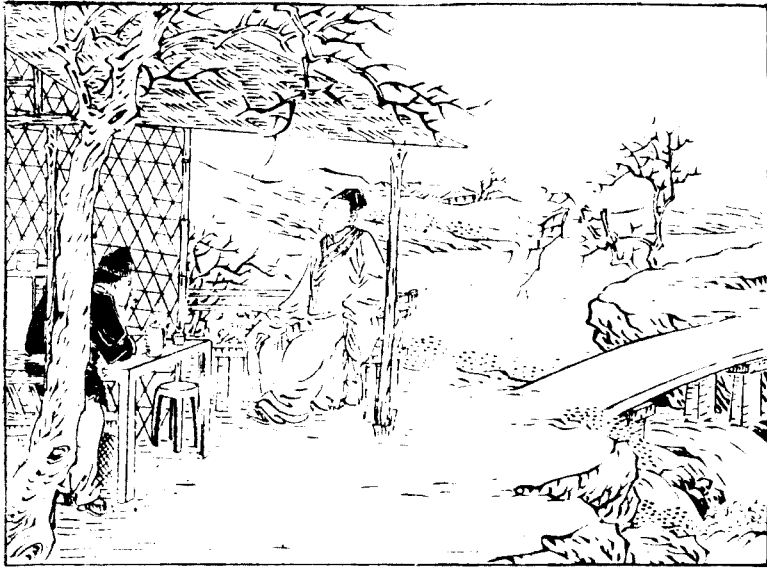


王振歸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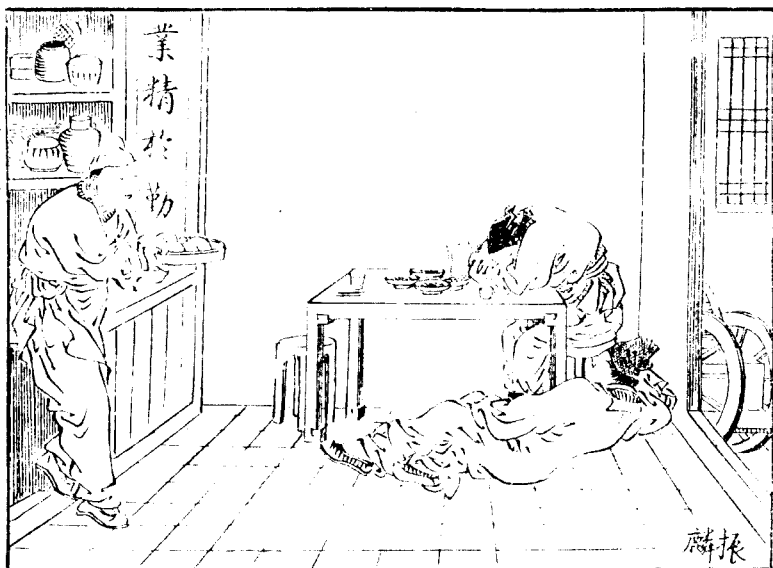
大俠傳

第二章圖



王振麟繪

王振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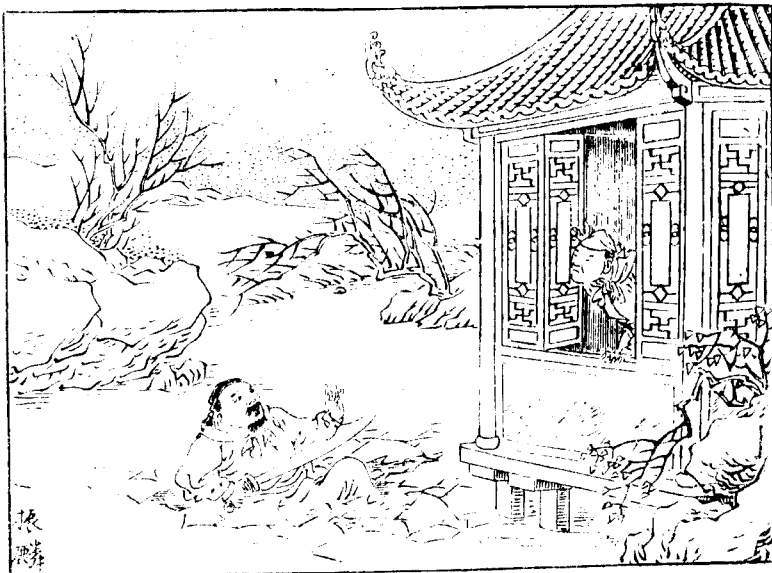


大俠傳

第三章圖



王振麟繪



大明歷史
武俠小說

大俠傳

——一名碧血丹心——

萍水文公直撰

古華姜俠魂評
洞庭秦來甫批

姑蘇沈異塵讀
萍水文公毅校

第首章 荒煙蔓艸耳熟奇聞 白屋青檐心傳舊史

樂餘生蓋
樂醒後之
餘生也

順任自然
隨緣過去
便是夢
境言微旨
深

話說：貧鄉地方有箇樂餘生。一生好睡，時常不醒。做了三十多年人，也不知說了多少夢話；發了多少夢顛；昏昏沈沈，糊塗過去，不得清醒，也自感着異常痛苦。卻是他住的那地方，整年整日，煙霧迷空，昏天黑地，祇好做夢，不能甦醒來的。樂餘生祇得順任自然，忍痛隨緣過去。一直過了二十八載。那一年，樂餘生夢境正深，顛顛倒倒，信步亂走。不料身在夢中，眼前昏黑，一脚踏去，「撲

夢境深到
 癡處便是
 佛坑不知
 夢中人都
 覺着怪色
 異味否
 諸問世間
 蛆與蟲可
 知身在染
 坑中
 有這許多
 東西自然
 不成世界

不看清彼
 岸怎能着
 得邊際

「噯」一聲，掉在野外染坑裏。

這一來，樂餘生受不住了。那染坑，原是染坊在青郊、綠野，挖窄融澁，預備染東西的。成年累月，也不知染了若干物件，色也變了，氣也惡了；洋溢四方，實在臭得太厲害。坑裏的大的肉蟲，小的肥蛆，也實在闐拱得太凶狠。樂餘生一面受着臭氣刺激，一面被蛆、蟲、闐拱得受不住了；纔一覺驚了醒來，睜眼一看：四面黑浪汹涌，穢物泛滾；周圍惡色紛披，蛆、蟲、堆疊；那裏還像箇人世？心中想道：「我怎麼會到這裏面來的……」仔細思量，纔想起是昏沉時失足，掉落下來的。

便連忙兩手亂撐，雙腳亂蹬；想要撐持出這染坑。無奈染坑太大，自己力量有限。竭力盡勁，撐了半晌，也不曾傍着邊際。忽想着：「這染坑一定有主人的，我何不喊救？」便頓喉亂喊：「救命呀！」那知這染坑是許多工人、農夫、挖的。樂餘生大喊大叫之時，那些工人、農夫，正在睡酣，睡的甜密密的，誰來理會？

此作者時力
絃命時竭
革命時國
力喚醒國
人而一殺
人反謂其
擄亂之痛
史也
記取要跳
出染坑先
要看看邊
際毅然決
然纔能到
乾淨地方
立定腳跟
跳出染坑
便沒人之
此世人之
所以終在
染坑也

任憑樂餘生聲嘶力竭，終沒一箇人肯拏隻耳朵去聽。就是偶而有一、兩、箇工人、農夫、懵懂走過，被樂餘生叫喊聲音驚的微開一線睡眠，瞥見了樂餘生在他的染坑中大喊大舞，反而大怒，喝罵：『這小子不安分！敢來擣動我的染坑！再不安靜時，便揍你！』

樂餘生沒法，祇得勉力掙扎。定心、凝神，看清了邊際，加勁努力。聽定兩岸，毅然、決然，捨命聳身向岸上一跳。覺着腳跟一定，聚神一瞧，已經腳踏實地，到了乾淨地方了。身上雖染着許多怪色、臭氣，卻是人已清醒，終可設法洗滌。心中一喜，便向那有人家的所在走來。想要尋人問訊。不料那些人都知道他是染坑裏跳出的，全不理他。樂餘生一想：『難道不和他們打交道，我就尋不出生路不成……？』

想罷，踽踽涼涼，獨自一箇，向那空闊路上走去。這時，樂餘生已是醒透了，和從前擗在夢境中昏迷度日，迥不相同。心中意境清明，身上徧體爽快。心安、

獨自奮關
這一點最
難想着

自己纔脫
苦海便救
轉身中之
苦海中自
是聖賢者
佛心腸非
大智慧大
慈悲之博
愛救主何
能具此心
腸在這全
靠這一人
許多因人
爲無定力
且沒這一
棒終於跳
出了又入
北喻清明

大俠傳

四

身定，蕭灑已極。迴頭望那染坑時，卻見許多人繼續不斷的掉下去；也有不掙扎逃生，沉淪坑底的；也有勉強拽了兩步，便向後退，向下沉的。樂餘生想到自己已在坑內時的苦處，便轉身去援救這些掉下染坑去的人。

誰知那些坑中人都如醉夢昏沉一般，大夥兒在坑中隨勢浮沉，任你叫破嗓子，他終不肯向得救的這一方來。樂餘生雖眼瞋着代他們愁急萬分，怎奈他們死也不肯掙過來，相差許遠，怎能拯救？就是有在近邊的，也因他立不住腳，拉不起來。樂餘生設盡法子，弄到筋疲力盡，終不曾救得一箇，反而險些被那坑中人拖拉下去。心中大爲驚悸，急定神暗忖：『我纔脫苦，難裏又被他們拉掉下去了！』連忙掉頭飛步，離了坑邊。

樂餘生知道自己的力量不能救那些人，離染坑，祇好且顧全了自己再說。便離了染坑，頭也不同，一直向北走去。走了許多時候，也不知走了多少路，

暗寫蒙古
無盡寶藏
喚解國人
急赴開發

觀此則作
者民十三
年冬由北
京經內蒙
赴外蒙時
已悟澈矣

新海二字
以之形容
極地春景
到畫入微

忽然到了一箇所在。向前一望，祇見匝地金花，無邊瑞氣。樂餘生大喜。立定了腳，迴顧賞玩了多時，便向着眼前望見的一座高山走來。

向山上走了二、三、里地，忽見前面又有一座插天高嶺，崗嶺重疊，峯巒挺秀。當中峙着一座雄關，細睇時，卻是居庸關。樂餘生信步出關，來到關外。好得關外人家不知他是染坑裏跳出來的人，依舊照他們的純厚風俗，殷勤接待。樂餘生幸得身安，每天任意行住，也不知遠近，也不計程途，沿路祇和些野老、牧夫、曝陽閒話取樂，倒也十分逍遙自在。

走了三、四、十日，來到一箇蒙古包裏，主人是箇老頭兒，殷勤留客。樂餘生便住了幾天。一日，飯後沒事，樂餘生和那主人的兩箇女孩兒，各騎一匹高頭小蹄白馬，向那一望無涯的碧艸海中，縱轡馳騁。皮鞭揚處，『潑刺刺』跑了約莫十多里路。祇覺風聲貫耳，碧浪過眼；三人都精神振旺，心意暢舒。那大女孩兒跑在前面，迴頭向樂餘生一笑，道：『您乏麼？』樂餘生答道：『我不乏。』小女孩

騎術甚精
確是騎科
軍官寫的

人生此種
樂境非醒
後得不著

蒙古風俗
旅行樂非
殊經身親
者道不出
來緩引起
極抽繭刺
蕉之妙

民族之雄
古今有幾
傑哉亦人

兒驢言道：『不₁乏，就再跑箇這麼遠！』大女孩兒道：『他是關內人，不比咱們。現在雖是不乏，要再跑這麼遠，可就乏了。咱們就此跑回去，卻是正好。』說着，帶轉韁繩，兩腳向前一挺，那馬便如『弩箭離弦』一般，直射回來。樂餘生和小女孩兒都隨後回到蒙古包門口。

蒙古包主人——老頭兒——遠望見三人並轡馳回，便闖出門，麩笑迎着，問道：『你們到那兒玩去的？』樂餘生道：『跑了一會兒馬。』老頭兒道：『可是朝東去的？』樂餘生答應『是的。』老頭兒便問倆女孩兒道：『可是到大堆兒去玩的？』小女孩兒道：『還差一點兒，沒到大堆兒，姊姊便吵着回來了。』

樂餘生便問：『怎的叫大堆兒？是箇甚麼所在？』老頭兒道：『這話說起來話長啦。大堆兒便是從前瓦剌太師也先的墳墓。這地方人因爲他是箇奢遮好漢，歲時都去燒香拜禱，常時也多去游玩瞻仰的。』樂餘生喜道：『既是古蹟，明兒再去瞧瞧去。』倆女孩兒也一齊說：『明兒我倆陪您去。』

千古英雄
同聲一哭
醉心名利
才聞斯棒
喝亦可休
矣

惟有這類
話世人目
爲怪話而
這種怪話
感人最深
救民族衰

次日早晨，樂餘生喫過了饑饉牛肉。倆女孩兒跳跳躍躍吵着，拉樂餘生去逛大堆兒去。老頭兒也高興異常，準備好了四騎牲口，帶了水食袋。樂餘生和老頭兒、倆女孩兒、父女三箇，一同去逛大堆兒。霎時間，驟馬馳到，樂餘生閃眼隲時，祇不過是一堆荒土，四面黃沙。並沒一點英雄殊跡，和常人死後的壞土荒邱，一般情況。樂餘生見了，覺着心有所觸，便不忍多留連，仍和老頭兒父女三人上馬回頭。沿途一望青青，也沒停處，便一直回到蒙古包中來。

這夜，大家圍坐在包裹。隨意說些閒話解悶，漸漸的談到也先。老頭兒口若懸河，滔滔不絕，說了許多山野傳說，離奇古怪的故事。大都是瓦剌強盛時，被明朝于兵部打敗的遺聞，一時間也記不了許多。樂餘生聽得這些怪話，覺的別有趣味，儘在腦海中盤旋不已。好比小孩兒見了甚麼希希哈一般，趣味無窮。這時，樂餘生是醒澈了的人，腦海、心房，毫無渣滓，儘可以裝得東西。一聽得這些奇聞，便都裝入心、腦、中了。

類祇是這藥
 也祇是這藥
 種怪話尤
 其是療治
 中文魔久
 遭蹂躪的
 中華民族
 一齊收拾
 囊兒裏外
 蠻夷化人
 四字令人
 深長思長
 太息
 蠢趣二字
 神妙
 世間一切
 若不作如
 是觀便是
 煩惱網切
 罪惡苦痛
 無不由腦
 海心房造

似這般過了多時。樂餘生久游生厭，便由外蒙古轉龍江，經遼東，乘舟入海，舒暢胸膈。想借這游歷大平原，橫過大水池，暢快呼吸幾次，好滌盪染坑中的惡色臭氣，夢境中的穢跡濁景。在海中漂了好幾天，纔漂到海角上，一箇蠻夷化外的地方。弄了一弓之地，安排筆硯，住了下來。

這時，樂餘生滄海歸來，渾不似從前夢夢。清醒白醒的整日價瞧劇場演戲。先時，還有些瞧不慣；後來瞧慣了，也笑口常開，覺得另有一種蠢趣。祇不過不願意去記那些呆笨的戲辭，穢濁的劇情；將他當作過眼雲煙，旋看旋滅，絕沒些子遺跡、贖影，存乎在心、腦、間。更忘卻了是些甚麼東西。

腦海、心房，這兩件東西，實在不是箇好物件！他終得裝上些東西纔好。若不裝上些適宜的東西，他一空着，便和垃圾糞車一般，亂七八糟，不問好、壞，見東西就裝；可就糟透了！再要想清靜乾淨了！樂餘生這時心腦中纖塵不染；一

成這兩件東西實在不是好東西。怪論奇論至情至理千古名言從未經人道過。山水誠有不堪入目者。怪語未過。經人道過。如想雖然。如今之世。朋友不道苦。實不得。作此想。中國民族。大英雄而。國人多不。知反在蒙。古野老禮。中騰喧口。失求諸野。信然。

無所有；又因是在醒後，覺得四大皆空，絕沒一件可以裝得進去的東西；更是其虛若谷，空的發慌，時常想尋些東西裝進去。鬧極了，幾乎要裝垃圾了。

樂餘生慌了，連忙將那蒙古老頭兒所講的野話趕緊迴憶，暫時填補了心、腦的空虛。卻是仍然感着不足。連忙再整游屐，向那山水，可以入眼的所在去，尋取填裝心、腦的材料。便信步來到太湖邊上游遊。想留些秀山、關水的印象，安慰心、腦。

回來時，走過無錫，便到惠泉山去：一來想和泥人兒交朋友；二來想喝一口清水滌滌腸肺。卻不道到了惠泉山洞，纔知山上有箇『夢神』。再一考究，這位夢神，就是那至今騰喧蒙古野老口中，戰也先、保華族的錢唐忠肅公少保于謙。樂餘生這一來，纔真樂了。立時直進廟中拜揖，並發箇誓願，一定要將蒙古野老口中所說，可以裝入古、今人的心、腦，而無損害，不致作嘔，甌出來的事。

大書特書
其筆如椽
其氣如虹
春秋史記
之筆也
好長的句
子
心不自在
恐怕記錯
立即停筆
足見撰此
書之慎重

此爲入夢
之因太舒
暢使易迷
矣則入夢

大俠傳

兒，全給筆記下來。

似這般，走筆記事，自樂其樂，樂餘生倒也生涯清適。兼之無時不和那意境中的奇人大俠混在一起，更覺精神振奮。好似他二十年未曾遂得的一片雄心，竟能藉這屠門大嚼，心曠神怡。過了許多日子，樂餘生不僅是理亂不知，連寒暑也不暇問了。有一天樂餘生正記得高興，忽聽得檐前淅瀝，陡然想起重陽已過，轉眼間又是自己入世的紀念日到了。想着，心中好似有些不自在。恐怕記錯，便停筆，閒坐一時，清一清心境，去卻這一點點新生的煩惱種子。說也奇怪！那日裏，好久沒入夢的樂餘生忽然又昏昏欲睡。他想到從前的苦處，偏不肯睡，硬撐持着，決計不再入睡鄉。昂然挺坐着。心中迴憶那蒙古老人的野話。環迴倒轉，想了好幾遍，深覺自得其樂。滿心、滿腦、洋洋、溢溢、澎湃蕩漾，爽快異常，通體都覺舒暢得不可言狀。

十六字活
畫一英雄

暗襯祇留
青白在人
間句在屋
青檐曰屋
這四箇字
最上人生
上乘

前因宿根
靈光不昧

忽聽見一箇大漢：濃眉、大眼、短鬚、捲髮、挺胸、疊肚、高視、闊步、走將進來；說道：『少保請先生枉駕去一趨。』樂餘生心中無物，絕沒疑懼，起身便走。隨着那大漢左彎、右轉、爬山、越嶺，走了許多路，纔見一所白屋、青檐的房子。遠望去，並不闊大，卻現着幽靜光亮。那大漢領着樂餘生直進那屋子裏。

樂餘生纔進屋門，便見堂上立着箇老頭兒和一箇老官府。老頭兒，白鬚拂眉，皓眉連鬢，身着青衫，頭戴方巾。那官府，方面、大口、鳳目、劍眉，兩耳垂肩，髭髯齊腹，頭戴軟翅巾，身穿藍緞直裰。樂餘生纔到階下，老頭兒便向那大漢問道：『范都督，這位就是樂餘生麼？』大漢一面回答：『正是。』一面回頭向樂餘生道：『這位便是吳璈老先生。』樂餘生聽了，如有所觸，仔細一想，卻又沒甚麼。吳璈親自降階迎樂餘生上堂來，和那官府相見禮畢。請問姓名。那官府道：『將來自會知道。此時甬多說。』樂餘生還要問時，吳璈已起身，向樂餘生拱手道：『您就是我，我就是您。我今奉少保命，託您替那被俗史委屈的許多無

此中消息大有因緣。相傳作者爲吳璣後身其太夫。人曾切實承認謂與文公同夢入調投刺。故作者乳名璣初此字。安吳則似不盡虛。寫出夢脫。盡窠白紙。既是有許。多文有妙。愈髮髯愈。近真髯愈。必如此等。事纔可裝。入心者寡。

名將、帥、吐氣；這也就是我所未了之事。如今請您了，便是我了；您了了，我便了了。』說罷，將一卷白紙交給樂餘生。樂餘生也不求甚解，接了白紙卷。那官府拱手道：『我無所冀，祇此相託。』

樂餘生待要詳問其事。忽然眼睛一花，定神一瞧：自己仍然坐在屋裏，並沒出門。再一看，白紙卷卻在桌上。忙打開來瞧時，裏面寫着一百二十九人的姓名、事蹟，其中有于少保和吳璣的名字。樂餘生大喜，想着：『有了填裝心、胸的材料了。』即將白紙卷中所有的一百二十九人的姓名和事蹟一一牢牢的記了下來，心胸中頓時安適了許多。

樂餘生倦游歸來，仍舊閉門伏處，沒事可做，更沒事可看。祇將關外、無錫、所得的事迴想作樂，再不瞧那齷齪笨戲；心、腦也不覺空的慌了。過了些時，樂餘生想着：『如今世上大約也還有和我一般不睡皓的人，我有這許多醒來

此夫子自道作品也
南無成功佛

天下妙文
妙書原不許
僧夫讀

的時消遣材料，不見得旁人都有這樣的好東西。醒人有時可有，這般材料卻曠古沒二；我何不錄出來，獻給醒人公有咧？何況我受少保之託？可見少保原是要我轉獻給一切醒人的。便立志將野老傳言、吳璪給卷、一齊整理起來，寫了八大本。

寫是寫下了。醒人讀了固然足慰心胸，的空洞；夢人讀了，也可以醒。卻是要和樂餘生前時一般，掉落在染坑裏時，便無暇去讀；就讀了，也不知道所以。寫完時，樂餘生自己讀了一遍，覺着心胸安逸，一無所須飄然而去，從此世間不見這箇人了。

這祇是箇緣起首章，——楔子，——以下還有許多文字，是樂餘生傳下，編者整理轉述出來的。下文如何，還請讀者放眼觀去。正是：——
滿紙荒唐言，一掬傷心淚！留與後來人，於茲錫爾類！

古董俠魂評曰：

作者若劉四之善罵人。本章起首之罵，尤爲刻毒！民國十七年以前，人咸謂北京是染缸。蓋以一入其中，卽蒙不潔；所以形容官僚腐惡傳染之可怕，亦盡致矣！今作者乃以整箇世界爲染坑；所見雖不爲不廣，所發雖有激而然；而玩世不恭，忤人不恕，其爲世所不容，此實爲重大原因。

本章全篇原多含哲理、禪學、發人所不敢發之議論。友好以爲驚俗勸作者刪去；今僅存其半。雖管中一班，已可想象全豹，而予實爲之深惜也！

茲篇雖刪後之存餘，而警句、精言、猶有存者。作者不凡之見解、抱負，尙時流露於字裏行間也。本書之主旨，盡於本章。細味本章無一句、一字，非與全書主旨有關；亦無一句、一字，非作者歷來之所欲傾吐者。謂本章爲綜挈全書也可，卽謂爲作者表現撰造之主旨亦無不可。楔子經刪節後，僅及其他各章之半章弱。合之結子，恰約正文一章之數，亦特例也。

大明歷史
武俠小說

大俠傳

——一名碧血丹心——

萍水文公直撰

古堇姜俠魂評
洞庭秦來甫批

姑蘇沈異塵讀
萍水文公毅校

第一章 瓊水銀山人羈河畔 俠蹤劍影客話關頭

好豔麗的
墟名

話說廣西桂林府城外十里，有個『爛霞墟』約有三五十戶煙竈；二百口人丁。墟南百步遠近，有一所瓦房，是本地有名的鄉紳武家。桂林人沒有不知道這『爛霞武家』的。他家百餘年來，沒箇白丁。元朝成吉思汗進關時，武家的祖先，名叫『武成』的，曾任延安府知府，後來借署太原府知府。恰逢胡騎入晉，殉難亡身，全家死於王事。祇賸得一個兒子——武月祥——因趕考還

鄉得免於難。那武月祥，在元朝時，隱居不仕。直待明太祖（朱元璋）登極，他纔起鄉兵爲父報仇，得授廣東邊地總鎮。年至九十餘歲，纔壽終。祇因他一生清正，毫無餘蓄，以致身後蕭條，幾至無以爲殮。因此，他的夫人——龐氏——念着丈夫的爲人，竭力訓子，保守家風。落得個書香不斷，詩禮傳家。

祇因武家以『廉』字傳家，以『義』字立身。所以雖是世祿之家，卻祇賸得瓦屋三楹，荒山一片。既無田產，又乏餘資。子孫都守着祖訓，安分讀書度日。傳到武朝模手裏，久耽書史，未免不知稼穡，家中人口紛繁，使漸漸有些支持不住。後來武朝模一舉成名，得中榜眼。卻又因供職郎署時，揭參權貴，罷職還鄉，閉門課子，倒也逍遙自得。祇是武朝模是個天生情種，因此家庭之中，有些小糾葛。武朝模便四出遨遊，消受那天下山川勝景。卻因爲會做過大官，游行有些不便，便埋名，隱姓，葛巾，野服，避去那地方官迎送的麻煩。

· 武朝模萍蹤浪跡，除卻長在武昌打住些時以外，便是攜一小僮——名喚

不明寫留
待後文發
揮妙

伏筆注意

寫雪景奇語

本書開篇第一句說話便着此味

「章兒」——行無定址的，任意徜徉。有一年，走到黃河南岸。恰值隆冬天氣，大雪飄飄，河裏凍的如水晶一般，不能覈渡河北上。好在他本來設甚緊要事情，便在客店中打住下來。一連幾天，那天氣總是彤雲密布，鵝毛大雪，越下越大；看看檐前階下，越積越厚，平添了二、三尺高地。武朝模處此寒天，既不能出外游逛，祇好窩在屋裏，高臥讀書。

一日，黃昏時，武朝模正讀書讀得高興，忽聽得外面人聲嘈雜，越鬧越厲害。側耳聽去：一個北地口音的男子，高聲喝道：「你不長眼睛嗎？難道我不給錢的嗎？」又聽得店裏掌櫃的說道：「這幾天雪大，客人全不能動身，客房全擠滿了，委實沒空；那一間，人家早就定下了，我接了人家定錢，怎能再給您咧？您也是在外頭喫飯的朋友，怎這般不講道理？」那北地人，不待他說完，便釀道：「祇有您們開店的欺訛詐騙，纔是不講道理！我給錢住店，怎麼不講道理？你說的話，祇好騙騙三歲小孩子！天下那有人還沒到，先就把店房定下

的！——就讓你是過路的官府，怎又祇定這麼小小的一間單身店房咧？」接着便聽得店裏夥計們七張八嘴，鬧的也聽不清說些甚麼。

是冬天情
事細極

武朝模便擡身起牀，順手抓了件狐皮披風，披在身上，又戴了暖帽，纔開門出房，到店堂裏來。祇見當地裏立着一條大漢，仔細看去，約莫二、三十歲年紀；頭上紮着個包巾，已被雪遮滿了，看不出是甚麼顏色；身上穿着紫醬色密鈕箭衣，左肩上露着個劍靶兒；下身穿着甩襠青袴，紮着裹腿；足穿抓地虎靴子，已被雪浸透了，靴統和靴沿，現着兩般顏色。他身邊桌上，亂堆着一個二尺大小，的包裹。再看他面目時：長長的兩道眉兒；襯着一雙星一般精光射人的眼睛；大直鼻子。『四』字大口，卻沒留鬚；兩耳被包巾裹了，瞧不見。雖是大雪中走來，卻滿面紅光，額頭冒汗。看過去，是箇老走江湖的武士勢派，卻又沒些兒下流鹵莽模樣。

是迎面看
人的情形
寫來如畫
且精細已
極
天不忘在雪
想見其趕
路之急

武朝模便邁步上前，一面阻住掌櫃的和夥計們要亂嚷；一面向那人抱

朝模已識
此君非凡
人矣故先
施禮言已
聽前爭
知其復
店房矣
如此問之
者蓋欲知
其來歷以
此爲開口
語耳

拳施禮問道：「尊駕因甚事和掌櫃的鬪口？有話不妨好商量，咱們坐下來談談可好？」那人忙拱手還禮。武朝模便讓他和掌櫃的都坐下。聽那人說道：「我因爲天氣不好，不能渡河，來這兒投宿。掌櫃的先說：『咱們這兒不住單身客人！』後又說：『沒店房了。』你老想：天下出門人，誰帶着家小走？怎叫箇『不住單身客人』呢？這不是當面欺人嗎？後來我見東廊空洞洞的，空着一間客房，便問他：『那不是空房嗎？』他又說：『是過路官府定了去了。』我也打這黃河邊上來，往過幾趟，從沒聽見說過有甚麼官府不定上房，卻定下這麼一間小小兒單身客房的。他開的是店，單不叫我住，這不是瞧不起人嗎？憑你老說：似這般欺負人，泥人兒也受不了；何況咱們長走江湖的，怎能白讓客店掌櫃的轟出去呢？因此和他吵了兩句，想不到倒驚動你老了！」武朝模聽了，明知是掌櫃的見他沒帶行李，怕他拖欠店錢，瞧他又是武士打扮，近來常有這班仗武藝白住店，臨完給他一打了事的，故而掌櫃的託辭不接待他。便向掌

明知其託辭而如此善於說法者朝模的假姓自堂櫃出的口點

非畏風大蓋與朝模氣味相投急欲投話故無從客氣而逕從之耳餘字妙許已融却藍多矣極

櫃的說道：『你就將這間單身客房拾掇了，給這位客人住吧。這麼的天氣，那定店房的主顧，也不見得就來；——即使來了，卻又再商量，總可設法的。似這般可好？』掌櫃的聽了，沉吟了一會，轉向武朝模道：『伍爺！你老認識這位客官嗎？』武朝模正待答言，那人早又睜眼立起，要想發話。武朝模忙攔住他，向掌櫃的道：『您祇叫夥計去拾掇屋子便了，旁的事，全有我。』掌櫃的聽了這話，纔不言語，起身叫夥計去拾掇那單身客房。

武朝模便向那人道：『屋子還待拾掇，此地風大，尊駕不如先到我屋子裏去坐一會兒吧。』那人也不客氣，便隨着武朝模，逕向上房裏來。進得屋裏，武朝模摘了暖帽，脫了披風，又讓那人揮過巾，上身上的餘雪，見他頭上紮的是醬色武生巾。武朝模讓那人上座相對坐下。章兒在燈爐上，取下水壺，沏了一壺茶，又盪過茶盅，送到匠兒上，纔退了出去。武朝模先斟了一盅茶，遞給那人，那人雙手接過，然後自斟一盅，同渴着。便動問那人的姓名籍貫，因甚到此？

是北地風
光令人油
然念及北
居的嚴寒
况與下
故與不
兩歧極
說妙極
語相人
看煞人
好人

欲禽故縱
橫雲斷山
久人狡猾
之筆也
心心相印

那人答道：『我姓錢，名邁，字超塵；祖籍上谷，祇因韃子陷上谷，纔移居涿州。先祖經商西川，因此又在西川落業。我自幼隨姊丈往來塞北，因此在北地投師習武。近年因家計艱難，在鑣局裏當夥計，圖箇餬口。如今因為要到北京有點事體，路過此地。』說罷，又問武朝模姓名。武朝模祇說了他平常瞞人的假名字——『伍耘藿』——託言『游學路過，在此打住，候天晴渡河』。二人彼此談着甚是投機。越說越親近，漸漸彼此傾心吐膽，將各自的行藏吐露出來。錢邁纔知道『伍耘藿』就是『武朝模』。久聞他是箇不畏權貴，赤膽忠心的諫官，無意相逢，自是十分的歡喜，十分的欽敬。武朝模叮嚀他休要聲張，以免煩惱。錢邁誠懇答應，接着便要將自己的身世，和這次北行的事由，盡情的告訴武朝模。

武朝模忙止住他，叫章兒去向掌櫃的說：『這位錢爺就在我這裏晚飯，那邊屋子拾掇好了，祇關照你便了，不必來這裏打攪。』章兒應了，出房，自去尋掌櫃的去了。錢邁此時原沒喫飯，便也不虛讓。一時，小僮進來回道：『已喫

心相映
自然用不
着虛文客
氣

良朋陡遇
確知此情
不知作者
如何體會
得來

大俠傳

八

付過了。』接着，便將杯箸取出，揩洗過，擺在几上。又去端了六碗菜進來，一擺好。武朝模斟過酒，二人舉杯同飲。錢邁在這風雪長途之中，得遇這意想不到的良朋，異常痛快，不覺鯨飲虎餐，豪興勃發；武朝模客邸逢友，得慰寂寥，也分外高興，都便脫落禮文，毫不客氣，祇教章兒捧壺在旁，連連斟酒。

錢邁一連飲了幾杯，再也按擦不下了；高舉酒杯，向武朝模說道：『武爺，我——錢邁——萬想不到在這風雪長途無處投宿之時，得遇着您。這真使我快活的不知要怎樣纔好！我今年二十八歲了；天下十三省，差不多全走到了；世道上的酸、鹹、苦、辣，也全嘗到了！自從我七八歲時，父母雙亡，寄居南邊，一無親故。幸得姊姊將我撫養成成人，姊丈皇甫靜波，原是四川數一數二的武師。祇因主司無眼，考試不中，歎了口氣，投身鏢局，南北走鏢爲生。見我身體強壯，性情靈敏，便將一身的本領，全教給我。我十多歲便跟着姊丈走江湖。後來，四川鬧

多少不順
眼的事兒
一語中不
知包含幾
慘多血淚
悲

饑荒，接着大瘟疫；我姊姊染疫身亡；那時我纔祇十五歲。姊丈心裏一急，將我付託給五臺友鹿道人學藝。他就此雲游天下。一直到今，我闖盡南北，也不會遇着他。這便是我生平第一樁恨事！我在五臺跟着師傅——友鹿道人——練了十年武藝，纔奉師命下山闖世。這幾年來，也不知走過多少地方；眼裏也不知瞧了多少不順眼的事兒。今年初冬裏，在荊州接着師傅的信，命我在年底趕到河間府。我在南邊幹了些事，便漸漸的朝北趕路。

『九月裏便走到了武勝關。那夜宿在店裏，陡然聽得隔壁放炮道喜，喧嘩吵嚷，卻又夾着哭聲。我一聽，詫異着：怎麼嚷着道喜，卻又夾着號天叫地的哭聲咧！心中委決不下，便起身出外觀着。那知那店裏掌櫃的見我起身，連忙過來拉住我，道：「你老可是要去瞧隔壁人家的喜事兒麼？俺勸你老棄去，犯不着惹火上身！」我聽他這話離奇的很，便向他追問根由。他說：「隔壁這一家子姓王，老兩口子，養活着一個小子，有十七、八歲了。一家三口，仗着鋤鋤耕

此等家風天下皆然。遇事生風，欺孤凌寡，是其專技。是者寫此，感慨深矣。地將幾畝，賣了亂葬，善葬在亂葬崗，此二語便將家語之貧惡暴露無餘。一定二字，下得妙。武斷非如此不足。

種過活。打那老頭兒——王世普——十多歲，直到前年，辛苦了四十年了，纔積得幾百兩銀子，置了些田房山地。不想日子一好過，老頭兒沒福，一場病，死了。他兒子——王通——去年三月裏，跟着箇朱仙鎮的行商，上河南去了。王老頭兒一下，躺他的家族，就大夥兒出來調派喪葬，不由王老媽兒作主，就亂七八糟的賣了幾畝地。將王世普屍棺胡亂葬在亂葬崗裏。回來卻向王老媽兒說：「你的兒子自動身後，沒箇信到家，一定是沒有人了。世普的香煙要緊，俺們家族不能瞧着他做餓鬼，大夥兒商量定了，給他先立嗣成服，也好接續這戶人家。就是您也有個靠傍。即使通兒回了，您多一個兒子，多一個人孝順，也祇有好處。您瞧瞧俺們代您想的可周到？」王老媽兒不肯答應，要央人寫信，託使人帶到朱仙鎮去，叫通兒回來。不料他的近支本家王主亞聽得了，出來大罵一場。立時邀集族人，很慷慨的將他兒子——連兒——過繼給王老媽兒做兒子。那王主亞雖窮得連飯都沒得喫的，却是本縣一個武秀才。不要說王老媽兒不

以途其惡 毒也 世等題目 最是土劣 的好口實 古今皆然 聽說得好 好大的威 風凡作武 俠小說者 每寫士劣 之惡輒以 強姦擄女 等事狀之 作者抱定 語不驚人 死不休之 旨力求不 落窠臼本 書隨在皆 可見之即 如此處狀 王主亞之 兇而以我 國惡俗之

敢和他擇扭，本鄉收租管業的糧戶也沒一箇不怕他的。當下衆族人自然是百依百順。王老媽兒除了發抖着急，不敢說半個「不」字。王主亞從此就在王老媽兒家裏住下，整日的逼着王老媽兒要地契，討銀子。今日算是連兒過繼請客的日子，地方上和王家的族人，都怕王主亞厲害，齊來和他道喜。這哭着號着的，大概就是那王老媽兒——馬氏——了。「我聽了這話，更加氣忿。卻爲礙着掌櫃的，祇好坐下靜聽。果然聽得隔壁有人喝罵道：「今天是喜事，不許哭！你怎這般不中擡舉？」接着便聽得一個老媽兒聲音的哽咽着道：「俺觸想着俺的老頭兒命苦，和那不肖的小畜生啊！」說着，又聽得抽抽噎噎的聲音。便有人大喝道：「原是爲你倆老骨頭命苦，纔給你們立嗣！你那小畜生早已短命了，你還想他則甚？你再要不識趣，可要怪俺！」接着，又是一陣旁人諷勸的聲音。隨後便聽得宰豬殺羊，唱禮上祭。」

這時，夜黑如漆，武錢二人俱已連喝了七八杯，都微有酒意了。武朝模叫

承繼奪產 及家族萬 惡寫之足 見其用筆 不凡 此等處是 寫錢適的 個性儻使 早能處此 奔出殺脫 果然不敢 號叫了土 豪之強壓 令人閱之 髮指已極 錢適何不 運出而宰 陡接上祭 令人想及 虛文縟節 不禁啞然 失笑

章兒掌燈，且將燙熱的酒添上；爐裏也生了火，暖如春日。二人意氣相投，渾忘寒夜。武朝模一面給錢邁斟酒；一面說道：『世間最惡毒的莫過於家族！要是族裏有一家有錢無嗣的人家，便你也想承繼，我也將兒子送去；爲着些臭銅，不惜以他人爲父母，或是將兒女作兌換銀錢、財產的東西！究其實，祇是瞧着田地、錢財、眼紅罷了；何嘗是顧念倫常，憫人孤獨？您祇瞧這班人滿嘴裏大仁大義，說些甚麼「兄無嗣弟不得以有其子」咧；又是甚麼「於禮應繼」咧；儻使他親支近派中，有箇花子死後無嗣，却又不提這話了；即使有旁人說他的兒子理宜承繼，那死去花子的香煙，他也要極力推却，斷乎不肯叫他兒子去給花子做兒子的。所謂「家族」大都如此！您所遇着的武勝關王家，不過是其中之一罷了！』錢邁聽畢，接過酒，一仰頸子，喝乾，答道：『你老這話，真痛快極了！可是那王主亞竟然是禽獸，不如那心腸壞的比旁人更加十等！』武朝模詫道：『難道他奪了產之外，還有過甚之惡嗎？』

慨乎言之

妙論從未
經人道過

透澈痛快

誅心之論

所以挨到
黃昏蓋日
間養神爲
夜間作事
之備耳乃
作者於此
不言明彌
耐人尋味

寫酒店掌
櫃權禍愈
襯出王主

錢邁圓睜雙眼，右手攥着拳頭，向匠儿上一播，恨道：「這賊真是天下第一

一等的惡強盜！——那天我聽着他們直鬧到夜深纔散。我原來要趕路的，既是遇着這等不平的事，便成心再住一宿再走。挨到次日黃昏時，假作散步出了客店，在市上閒逛。想着大路上客店掌櫃的嘴，是世間最靠不住的，顛倒是非，是他們的慣技，休要被他們欺哄了。我便假作買東西，到些店家去仔細打聽一番。那知這些店家一聽得「王主亞」三箇字，便滿面驚慌，連連的搖頭，回說「不知。」一連幾家，都是如此。我便換箇問法：走到一家酒店裏，要了些酒菜，和酒夥計有一搭，沒一搭的，談些鄉土風俗；漸漸的說到王世普家裏。酒夥計笑道：「這癩老頭子！一輩子捨不得喫，捨不得穿；到六十歲死，也沒喫過一頓大肥肉，穿過一件新棉衣。積了幾十年，積成一二百畝地，一天福也沒享得臨完，還不得箇好死！」我聽了，暗自詫異，却故作無事，問他：「怎的不得個好死？」他說：「自從這鎮上傳說他兒子死在河南，那西頭王大爺……」話沒

亞平日之
兇暴
客店掌櫃
不說王世
普死非正命
而避禍是特
意謂有禍此
歷人的旅店
主不言如何
上屋確如何
縱跳確是
自述舊口吻
此處字下使
去出先是
單出上出
從屋上出
來的不如此
寫法不辨
其是省筆抑
是親筆抑
是補筆抑
自如其筆
事態切合

說的完，他掌櫃的早提高嗓子叫他去瞧燙的酒。我見他們都怕禍不敢說，知道查問不着，便起身回店。却是我這時又知道王世普死非正命，且與王主亞有關。便打定主意，要管這樁閒事。晚飯後，推說頭痛，到房裏去睡了。

「二更過後，我暗地出店。先到隔壁王家。祇見馬氏婆子，冷清清對着一盞殘燈，吞聲暗泣。我便打天井下去，輕輕的撬開房門，扭身進去。那馬氏忽然瞧見了我，嚇的目定口呆；急的要嚷嚷不出來，祇索索的抖。我忙上前安慰他，告訴他：「我是來救您的，您休害怕！」他聽了纔稍爲安定些兒。卻是一聽我是來救他的，又觸起了他的傷心，淚如雨下。我問他：「您的丈夫是不是得病死的？」他說：「是族弟王主亞請他喝酒，回來就肚瀉，不到三天便死了。」我聽了這話，知道白天裏酒夥計對我所說的話，一點兒不錯；王世普一定是因爲外頭謠言他兒子死在河南，王主亞蓄意謀產，便請他喝酒，暗中下毒，將他藥死了。當時我又仔細問他：「王主亞奪去的田地有多少？銀錢首飾沒被王主亞

此目的祇在

如此辦法安
最足以安
老婦之心
非錢過好
作誑語也
蓋不如此
彼想至傷
心極處絕
無希望必
致自盡故
錢過先給
以兩錠大
銀卽使其
先得安心
之意接銀
日不語將
鄉婦貪財

擊去麼？」他說：「二百七十幾畝田的地契，連歷年積下的六錠銀子，和俺的首飾東西，全被王主亞搬去了。他說：『這些應該是兒子承繼的。』可憐！俺飯也沒的喫了！祇好跟着俺老頭兒去了！」說着，又淌下淚來。我便先給了他兩錠大銀，又勸他一番，說：「我去勸王主亞將東西還您，您千萬饒尋短兒！您的兒子沒死，我知道，他不久就要回來的。」他聽了這話，且不接銀子，一把拉住我，問道：「真的麼？天可憐！通兒還在，俺也有出頭之望了！」我便故意說的千真萬確，騙他歡喜了。纔別了他，一直來尋王主亞。

「這時已是三更天氣，萬籟無聲。我放步照着日間探得的途徑，直奔王主亞家中來。他家是個三間兩進的瓦屋，我打左邊躡進去。先到後進，燈火全無。我沉吟着，不知王主亞這廝住在那間房裏？卻又沒箇打聽處。想了些時，且向左首正房裏去探一探再說。想着，便跳下天井，撥開左首正房的紙牕，輕輕的躍將進去。取火紙照看，正中有一張月宮形出一步的本牀，垂着變成了灰

而愛子女則尤較財
為甚之天
性表露無
餘來恰是
北地舊家
南方都市
中此等物
久已絕跡
矣
妙暗藏春
色
寫武俠小
說者每寫
俠士浮羶
魯莽作者
如此寫法
非特文字
細膩亦且
恰合俠士
身份俗手
豈能望其
項背

色的帳幔；牀前却無鞋子。房中祇擺着些舊木器，知道沒甚機陷，便輕輕的走到牀前，掀起帳子，看時牀上睡着一男一女，並頭相抱，睡得正熟。我便將那男的一把提出牀外，也沒待他叫喚，便拔刀攔住他。那女的也驚醒了，見我手中有刀，不敢聲張。他兩個當我是強盜劫財的，我也無暇說明來意，祇問他：「那女的是甚麼人？」他不答。被我橫砍了一刀背，他纔說：「是媳婦」便問他：「兒子上那裏去了？」他說：「今天在族人裏喝醉了酒，睡在他房裏。」我見這般禽獸般的人，忿火中燒，也無暇再問他旁的話，便一刀劈了他。那女的駭昏了過去，也拖他下牀來，宰了。再出房。前後一搜，祇有他的兒子——連兒——睡在前面。還有兩個長工，住在側屋裏。我想他父子同惡共濟。這種惡根也不必留在世上，便也殺了。回頭將屋裏一搜查，除却幾十貫銅錢，拏不動，沒要。所有他在王老媽兒那裏勒劫來的金銀首飾，一古腦兒打做一個包裹，還沒動過；我便順手取來，紮在背上。回頭將前後門鎖上，一把火，前後齊着，我纔跳出來，回到

產既奪得
便是族人
而不復母
子矣

本書開場
便寫殺一
獸行之土
豪是本書
之主旨已
完全表明
矣

王家所得
之包裹也

王老媽兒家裏來。待我再躡進去時，那知景象全非，使我大喫一驚。

武朝模聽到這裏，也喫一驚，便道：「王主亞既已伏誅，難道還有甚人和這鄉村老婦作對麼？」錢邁道：「倒不是有人和他作對。我進去時那屋子裏箱籠全開，桌椅零亂，連那王老媽兒也不見了。」武朝模驚道：「這又是何原故呢？真奇極了！」錢邁道：「這原是我荒唐！」

「當時我取燈四下瞧看，祇見牕前桌上擱着一張字條兒，忙就燈下細看時，却是我師傅——友鹿道人——留給我的。上面都是教訓我的話，說是：『你鬧了這般箇大未完，儻使殺了王主亞，馬氏固然脫不了干係；若是不殺王主亞，你又不能常在這裏護持他，王主亞受了你的氣，還不是出在馬氏身上？做事怎麼這般顧前不顧後！……』」末了，又說：「馬氏，我已帶走了，你趕快到河間去，在此不便相見。」仔細一想：這事是做的太魯莽了！這時，天已大亮，不便回店，祇好帶着隨身那包裹，向北趕來。到河南境內纔買了些裏衣袴。怕旁人

開篇便寫
 此一段蓋
 爲一總集
 書之總關
 鍵非僅表
 示不落窠
 臼也
 此一篇談
 話洋洋數
 千言如長
 虹臥空如
 巨濤瀉地
 蔚爲奇觀
 非膽大心
 細者不能
 椽者力如
 應村裕如
 聲口逼肖
 於此足見
 作者之才
 筆與作風
 是者老於
 路者閱歷
 之談

猜疑，半路上不便製備得行李，就此向北趨程。到此聽說凍了河，正在爲難，想要落店打聽，可能踏冰渡過去？不想却遇着你老，這也是我三生有幸！

武朝模道：『這河凍的堅實時，連底也凍了；有些買賣人；生意要緊，踏冰而渡的也有。但是終究是涉險，所以南北行客，都是等着解凍再走。您如今既有師命，恐是等不到河凍全解。明天且打聽打聽；如果有走冰的，再結伴同行；因爲他們久於此道，有些把握，不致於冒昧權險。』錢邁聽了，便道：『既如此，就去叫掌櫃的來問一問；要是明天有走冰的，便同他們一道過河；要不然，我一人也走了。委實是歲終快到了，日期已近，不敢耽擱了。』說着，便要叫掌櫃的武朝模攔道：『你靈性急。你此時問他，保管他說沒有。他們多留你住一天，有一天的錢，怎肯放走主顧咧？況且有沒有走冰的，也得待明天早上纔能知道；要是今夜天冷風大，明天陰霾無日，便有人走冰；要是今天夜裏不大冷，明

此等情事
生長都市
未嘗早知
旅行從味
者何說武
之誰說易
使說武
作此章
寫一文
過是章
點清時地
用筆謹密
非凡

天早上杲杲出日，斷乎是沒人走的。便是您也犯不着輕身試驗，儻若有些差池，既非令師所望於您的，並且也無濟於事，反落得後悔不及。」錢邁聽了，點頭道：「你老金石之言，令我茅塞頓開。」說着，滿飲一杯。武朝模也陪了一杯。

二人知己相逢，十分暢快，真是酒到杯乾，開懷痛飲。不覺更鼓頻敲，已是二更將盡。外面店堂中，已經收拾碗桌，下了門燈。夥計們向各客房添了茶水，燈油，道過安置；一路來到上房，便順便請錢邁回房安歇。武朝模便道：「你們去睡覺吧。錢爺回屋子裏去時，我這裏有人伺候，你們甬等了。」夥計們諾諾連聲的應着，退出，自去安歇。

錢邁起身告辭，要回房去安宿，武朝模忙立住道：「那邊屋裏沒火匠，冷的很；不嫌氣，就在這匠上窩一夜吧。我們難得相逢，作箇抵足之交何如？」錢邁謝道：「祇是驚擾你老，於心不安。」武朝模哈哈大笑道：「咱們同是天涯，

武朝模對 漠不相識 之人如此 相待自是 巨眼識英 維懼懼相 惜不是顛 預脫大旅 邸留賓固 非易事也 想見其心 中之樂 相憐相惜 體貼入做 祇將小醒 便睡小醒 磕睡小醒 行之用字 之經濟無 復加無

大俠傳

二〇

何必客氣？天時尚早，不妨再喝一杯。——祇是您長途跋涉，不勞倦麼？錢邁答道：『我久走江湖慣了，就走十天半月的長路，也不疲倦，你老既高興，我正想多聆些教益啦！』

武朝模便叫醒章兒，洗盥更酌。二人方要再續暢談，忽聽得吡啐一聲。二人一齊停杯注聽。

要知是何聲響，且待下章敘明。

古董俠魂評曰：

作小說難，作武俠小說尤難，作武俠小說而不落窠臼，入情入理，更難上加難，作者竟能以如椽巨筆應付此極難之題，而成績蔚然，足稱晚近第一流作家。

本書開篇，便是一大段談話，由義俠口中寫一義俠，並將舊家族之害，惡社會之毒，糞情暴露，匪特如此開端，得未曾有。章法絕奇！抑且以自敘體寫俠士於首卷，得如此之成績，洵屬

空前之作。

本書主旨，已於本章表現出來。

施惠之水滸；曹霁之石頭記；吳豕思之西游記；李松石之鏡花緣；莫不使其書中之主人翁於若干回始曲折出現。羅本之三國演義第一回便寫三傑，品斯下矣！俗手每不能此，使人讀其書，一眼便透，其笨爲何如者？作者生平服膺施，故其着手前，一貫到底，無事與書中之主人無關；而書中主人之出現，又恰當其候，如此乃見其善化用，而不爲學古所束縛，如斯筆法，足爲後世楷模。

大
俠
傳

是跌在冰
中的聲音
體會事理
細膩入微
單寫武朝
模一驚便
將錢邁藝
高膽大鎮
靜之態陪
襯出來若
令俗手寫
此必曰二
人一一驚
了呆之甚
矣
開悲慘聲
便要動身

第二章 遇豺狼苦孝子絕糧 拯孤窮旅中人致贖

話說武朝模、錢邁二人方要舉杯，忽聽得牕外「噉啐」一聲響亮，武朝模一驚，停杯靜聽。接着又聽得一聲慘呼，悲銳刺耳。錢邁便要起身下匠；武朝模忙搖手止住他，悄聲說道：「咱們再聽一聽。」錢邁依言，和武朝模兩箇凝神側耳，細聽多時。祇聽得牕外北風怒號，呼呼作響，再也聽不出旁的聲音來。錢邁便反手拔下背負的長劍，伸腿下匠，向武朝模道：「我且出去看看來。」武朝模忙道：「我也去！」說着，便叫「章兒」錢邁搖手道：「不必叫他，你老也不必去；北地不大乾淨。我聽那先頭的悽慘聲音，着實蹊蹺，恐是一樁尷尬事體！不如我獨自出去，免得照顧不來。」時候已久了，不能再耽擱，我去了！」武朝模還想攔住他，叫人掌燈同去，不料錢邁話纔說完，左手拔開門門，將房門一

是真俠士

春林苦矣

仲腿下匠
四字恰合
事理從未
經人道過

下匠而後
說一是心
急一是免
被攔住

我也去饒
有俠性非
書獸子且
斬釘截鐵
絕不客氣
非讀書人
所能道出

寫江湖游
俠便是江

大俠傳

拉；右手舞劍，耍了箇劍花；便出門外去了。武朝模一把沒拉得住。

二

錢邁躡出房門，縱目四望。祇見天地一色，白冰映着黑影裏，大雪紛飛，寂然不見一物。便掌劍護着身軀，沿着階檐，向苑子盡頭，拉開側門，將劍一揚，一挫身軀，閃身而出，來到牆外。定睛四顧，祇見上下都被雪遮的全白，也分不出甚麼來。祇有牆外靠着武朝模住的上房牕子不遠，有一株大松樹，枝葉兒迎風窸窣，在那萬白叢中，露出一條黑影，格外惹眼。錢邁便順着眼，朝那松樹上下望去。陡然瞧見樹根邊一大堆黑物，隔着不遠，又有一小堆黑物。便忙將劍護住上身，直轟過去。來到松樹根旁，握劍當胸，眼向那大堆黑物細看時，原來是箇人，倒在雪地裏，一動也不動。再回頭看那小黑物時，卻是一箇二尺來長的包裹。錢邁便俯身下去，伸左手，一摩那人的面孔，又冷又滯，和雪一般。忙朝他鼻孔邊摩去，還微微有些氣息。錢邁便連忙起身，將劍抽入背上劍鞘內。復

湖游俠層
次井然面
面俱到而
又恰合身
分事理誠
爲難得

處處防備
是武士身
分處處留
意是文家
筆墨

好雪景畫
也畫不出

寫夜中雪
地着物如
畫

冷是摩着
的滯是低
身下去看
見的情事
如畫

僵僵着身軀，輕輕將他抱將起來。直抱到牕下，敲着牕子，叫道：『武爺！這裏有箇凍壞了的漢子，請你老叫人弄口熱水來給他喝。』武朝模忙隔着牕紙應了，急催章兒起身，倒熱水送去；一面隔牕問錢邁道：『還有救麼？』怎不扶他到屋子裏來咧？這裏暖熱些，不是更容易救治嗎？錢邁應道：『方纔咱們聽得的「曉際」一聲，大概就是這人凍倒在冰上的聲音。諒來這時凍倒的時候不長，還能救醒。——屋子裏太暖了，凍極了的人，不能猝然受熱，且待他喘過氣兒來，再扶他進來吧。』武朝模聽了，便下匠披了披風，親自出房去，叫店夥計起來，相幫施救。

錢邁抱着那人，斜靠着在牕側牆上；伸手代他一把，一把，摩着胷膺。一會兒，小童章兒戰戰兢兢的，右手提着一把銅壺；左手擎着一箇茶盅；躡手躡腳走來。錢邁一手撐持那人；一手接過章兒手裏的茶盅，叫章兒就手中斟了一盅白開水。復叫他撻下銅壺，幫着扶住那人，騰出自己的右手來，從腰袋中掏

細極蓋先去
是低身插
劍勢必要
挺直身軀
則此時當
然是重復
僂身暖人
捨心義腸
熱乎不使
惜乎天下
之治天
如此天氣
若持杯水
出外必冷
故提壺持
杯而來小
童必無此
見識當是
朝模教之
者處不忘
時令注意
他入所最
不細極此
點細極此

出一塊打火鏟鐵。撬開那人牙關，將熱水緩緩灌下。又將自己身子，偎住那人，代他取暖。約莫過了半盞茶時，又照樣灌了他一盅熱水。便聽得那人腸中輓的連響了幾聲；鼻孔中氣息也較以前略大些兒了。錢邁大喜。這時，章兒已凍的愁眉苦臉，瑟縮作一團。錢邁便雙手撐扶那人，叫章兒「先回屋裏去。」章兒巴不得這一聲，連忙答應了，拾起銅壺，接過茶盅，冒着雪，飛犇進去了。

章兒去了一會兒，便見武朝模裹着披風，卻光着箇腦袋；領着兩箇店夥計。從外面急急犇來。望見錢邁，便問道：「怎樣了？可好些？」錢邁點頭道：「氣兒喘過來了。不妨事了！」武朝模聽了，心中一爽；又問道：「這時能扶他到屋子裏去麼？」錢邁道：「且扶他到外面屋子裏躺着，待他全醒過來，纔好烘火啦！」武朝模便叫兩箇夥計上前，半擡半抱，將那人擡到前面店堂中來。武朝模和錢邁也隨着來到店堂裏。店夥計將那人扶到他們睡的行舖上，躺下。錢邁一面叫夥計沖碗薑湯來；一面代那人摩擦順氣。一會兒，夥計沖了一碗熱

物現時已絕跡在此。四空之擾。欲得一關。開牙關。物殊不易。得儻令俗。手寫此必。無辦法而。作者偏憶。及此物誠。想入非非。然而良工。心苦矣。然而良工。以此身爲。凍僵之入。取之不顧。已冷豈僅。俠義性行。直是菩薩。心腸此是。作者出處。寫錢邁俠。較之專以。

騰騰的薑湯送來。錢邁接過，仍舊擡開那人牙關將薑湯緩緩灌下。仍不住的代他摩擦；目不轉睛的覷着他，待他的動靜。武朝模也立在一旁定睛望着。約莫過了半箇更次。忽聽得那人微微哼了一聲『媽呀！』身子也略略動了一動，便大喘起來。錢武二人不禁齊聲說道：『好了！真果不妨事了！』又過了一杯茶時，那人微睜雙眼，將那呆滯的眼睛四下一轉，歎了一口氣，便掙扎着想要坐起來。錢邁忙伸手託着他的背心，將他緩緩扶着坐起，代他摩着腎腔。氣喘纔漸漸的勻了。

這時，掌櫃的已披衣起牀，出房探望。先時聽夥計說：『姓錢的客人救了一個快要死的漢子到店堂裏來。』心中大忿，想要出來發兩句話。及至出房，看見武朝模立在旁邊，便不敢聲響，祇呆呆的望着。武朝模轉眼瞧見了掌櫃的，便連忙叫道：『掌櫃的！您這鄰近可有大夫？您代我叫人去請來好麼？』掌櫃的聽了，暗想：這病人一定是伍爺的親故。『便連忙答道：『有有有！這左隔壁李

寫狼蠻打
有俠者直
別有天淵之

寫小僮暗
襯錢邁之
揮忘寒冷
非開筆

連忙二字
妙

祇此一語
便將朝模
之熱心性
急託出來
以朝模之
急而此時
才至可想
見店夥計
之貪睡難
叫
已將四更
了

少庚——李大大夫——脈理好極了！鎮臺衙門馬房裏秦總爺時常請他瞧病的。俺便叫人請去。——王夥計！你馬上去請李大大夫，要他就來，你說：「咱們店裏伍老爺的親友，請他瞧病啦！」快去！快去！」王夥計暈應一聲，忙開門去了。

武朝模見那人已喘過氣來，便向錢邁道：「已醒過來了，可能攙他到屋子裏去躺着？」錢邁點頭道：「不妨事了！待我攙他進去吧。」武朝模便叫夥計幫着，攙那人到上房裏去。掌櫃的聽了，連忙招呼夥計過來，也沒待錢邁去扶那人，他和夥計倆便分向那行鋪兩頭：掌櫃的託着那人的肩頭，夥計託着那人兩腿彎；輕輕的將他託將起來，慢慢的向上房挪去。武朝模和錢邁跟在後面，將到房門，便叫章兒開門，打帘子。掌櫃的和夥計二人將要把那人向橫匠來躺下，武朝模忙喚住道：「送到正匠上去，這橫匠沒生火，怪冷的。」說着，便和錢邁兩箇上前幫着扶住那人，緩緩的放他躺在匠上，纔各自落坐。掌櫃的和夥計自去了。

當此時不
呼哎喲而
喚媽確是
孝子作是
善川一寫
此其一也
視難人如
骨肉讀之
令人起敬
如畫
絕倒
絕倒寫小
人心意恰
如其分
妙哉小人
見識自不
如此但何
知作者得
以體會得
絕無忌嫌

一時，那人大哼了一聲，張開雙眼，望着武模朝、錢邁二人，倚枕點頭，似乎是說：『不能起牀叩謝』的意思。接着便灑下兩行痛淚來。錢邁起身來到匠前，順着匠沿坐下，向那人道：『您憂傷心，且將養身體要緊。這會兒覺着怎樣了？』
『可想喫點甚麼？』那人含着兩泡眼淚，點點頭，擡手拍拍自己肚皮，仍是不能言語。武朝模見了，知道他是餓了，便叫章兒將熬好了的粥端來。錢邁將他扶起，靠住他坐着。武朝模便親自端着粥碗，取過羹匙，試過冷熱，緩緩的餵給那人喫。

纔餵了三、四羹匙，掌櫃的已領着那李大夫進來。武朝模便起身招呼，通過姓名，——武朝模仍祇說了假名『伍耘藿』——便請大夫給那人診過脈。章兒取出文房四寶，擺在桌上。李大夫道：『令親是憂鬱傷肝，兼且感受風寒。病勢雖猛，卻不妨事的。』武朝模祇答了一句『舍親的毛病全仗高明』也無暇和他辯說是不是親戚。李大夫一面謙答着，一面到桌前坐下，抽筆濡毫，方

一、心、惻、隱、
朝、工、夫、已、
性、工、夫、已、
臻、爐、火、純、
青、之、候、不、
僅、股、肱、官、
僚、習、氣、也、
寫、得、好、吳、
春、林、此、時、
既、抱、一、腔、
心、事、又、感、
救、命、深、恩、
感、激、與、感、
傷、交、榮、那、
得、不、哭、

或、謂、此、粥、
何、以、如、此、
順、手、未、免、
勉、強、吾、口、
先、時、武、錢、
喝、酒、將、喫、
不、熬、飯、者、
不、熬、粥、者、

要開方子，忽問武朝模道：『令親貴姓？』武朝模這可僵了，一時間回答不出，祇急得齊耳發紅，滿頭流汗。欲待敘明原委，顯見得說話前後兩般，大非君子之道；欲待不說出原委，卻又不知那人姓甚名誰。正在爲難，忽聽得那人喘着說道：『我姓吳，名叫「春林」。』武朝模聽了這一句，如釋重負，徧體輕鬆。錢邁見吳春林能說話了，也自歡喜。一會兒，李大夫開好藥方，武朝模致送了一兩銀子脈敬，李大夫大喜，連連稱謝，告辭而去。武朝模送到房門口，回來，又取了二錢銀子，叫章兒連方子拏去，喚夥計去撮藥，回來照方煎熬。

錢邁便問吳春林：『因何到此？爲甚倒在雪地裏？』吳春林沒開口，先兩淚交流。強抑住悲懷，訴說道：『我是湖廣長沙人。世代半耕半讀。到我父親持家時，因爲秉性慈祥，受鄉鄰欺侮，家計日落，難以餬口。十年以前，我纔十二歲，我父親被伯父逼迫，出門坐館。東家也是湖廣人，名叫弓嘉宜，在北直隸做

此羹匙當是頃間武錢飲酒時能上手取來。錢邁靠着春林不能寫身故祇起。身細極。如此扶持。旁觀自必誤會親戚。此等人自不必多費。功夫和他。細說蓋愈。說明愈不。彼疑怪有。信然問如。待路人之。骨肉之好。人也然而。

知縣。我父親隨任教他三位少爺。去後二三年，常有銀信寄到家中。我伯父一見寄回銀子，便說：「這是我給他薦的館，到底賺了銀子回來了。你們要知道來處不易，霎時用掉了，待我給你們留着吧。」如此幾次，我父親寄來的銀子，全被伯父拏去了。祖遺的四十畝田，也被伯父假說替我家放佃，奪了去，一顆租子也沒有。我母子的衣食，他卻不管。向他討租子，或是問起他那拏去的銀子，他便說我們要浪費，輕則罵一頓，有時還要打我幾下，說是教訓。近來幾年，全是我代人家做長工，賺些錢，米養娘。父親也有六七年連信也沒寄回了。在五年頭裏，我見父親沒信回來，便發誓積錢。人家做一工，我便做工半，將多做工聽下的錢，存積起來。到今年夏天，纔積得八九十貫錢。又聽得人家傳說我父親流落在北平、河間一帶，賣字度日。我便決意去迎父還家。又怕母親着急，祇得瞞着母親說：父親在北直隸，想回來，因年老了，路上單身不便行走，我去接父親回來。母親沒出過門，不知就裏，果然信了，便要我到北方去，接父親回

朝模乃因
此而有下
文之受窘
足見雖小
事從權亦
有受窘處

祇爲不欲
直接敘那
人姓名便
寫出如許
曲折文字
良工苦心
良不我欺

至人家教
書也此等
語辭後人
將不知其
解說爰特
注出

家。我和伯父商量，討錢安家。又被他臭罵了一頓。沒法，祇好將積下的錢，分一半給母親。自己帶一半，乘船到夏口，循旱路北來。在洞庭湖阻風，耽擱了一箇半月；因此，這時纔到得此地。

『我自從在夏口動身，便沿途打聽，逢着由北南下的人，便探問我父親的消息。叵柰沒一個知道的。我想：我父親一定是流落了，所以沒人知道。由此想到，尋着了父親，還得回來，儻使父親真果流落了，那時又那有南下的盤川咧？便決意將帶着的錢，一文不動，準備尋着父親時，獻給父親，早作歸里之計。我沿途祇討飯趕路。』

『半箇月前，在信陽州城外，客店裏，遇着一箇客人，名叫唐世熙，是湖廣衡山人。大家說起來是鄉親，他便十分親熱。及至聽說我是北上的，他便說他也是北上的，相約同行。我因爲討乞行路，同行不便，當時便辭他。他苦苦的問我：「何以不肯同行？」我被逼沒法，纔將上面說的這段話，向他說了。唐世熙聽

明代稱河
北爲北直
隸江南爲
南直隸

據此足見
吳春林沿
途並不輕
言自乞
食尋父之
歷史直到
此刻忠難
中受人救
命之恩纔
將身世訴
說足見真
孝子決不
肯隨時隨
地自表其
孝行

一面孔義
憤一話刻
畫入骨細
味之如嚼
江家橄欖

了，深爲扼腕！頓時露着一面孔義憤，拍督頓足的說：「你跟我走便了，路上一切是我的。」我當時不願累及他人，婉言謝卻。那知唐世熙無論如何，不肯讓我獨行，一篇篇的大義相責，且要着惱了；我沒法，祇好暫時答應二人結伴同行。一路上飲食、花費，全是他費鈔，我倒十分過意不去。他卻說是：「爲天地成全孝子，讀書人分所當然。」我聽了，越加不過意。總想窺箇便，謝過他，我仍討我的飯去。祇是他十分殷勤，一步也照顧着我。如此的走了兩三日。

「有一天，黃昏時，二人走到箇鄉村小集，便落店投宿。唐世熙對掌櫃的說：「咱們是弟兄倆，上北京去的。」我聽了詫異，暗想他爲甚要謊報咧？方到店房裏，他便對我說：「近來南北大道上，不大平靜。兵營裏逢過客都要查問，我爲免得麻煩，便高攀你，報說是弟兄，省得掌櫃的絮絮叨叨的盤問。」我聽他如此一說，心下也就釋然。

當夜，唐世熙了買許多滷肉、童鷄，說是趕路辛苦了，得弄點兒喫。我生

滷肉董雞
是河南道
上出產

大俠傳

一一一

平不喝酒，他便勸我喫鷄喫肉。我拗不過他那殷勤盛意，便也約略喫了些。飯後，我覺着異常疲倦，以爲是這幾天沒討乞，一意趕路辛苦了；便向唐世熙告過罪，先進房去睡了。次日，起身時，忽然不見那唐賊。問掌櫃的時，答說：「您哥哥去瞧箇朋友，早走一步，約您在前面十里魏家營子相會。」我細細一查衣服行李，和家裏帶出來的四十三貫錢用贖下的三十六貫，以及路上討乞積存的三貫錢，都原封未動。便也不再多問，給了店錢，起程躋路。

「一路上，心中暗想：『這唐世熙來去奇特，爲甚麼不別而行咧？』」又

想：「莫他有甚麼急事？……看他那十分誠懇的模樣，又沒動我一文錢，決不

是騙我的！……祇是這幾天都是他費鈔，爲甚麼今天臨走不給店錢咧？……哦！

一定是他身邊的錢用完了，不便說，所以棄我而去，看他本來沒帶多錢，昨天

夜裏，他儘望着我，大約是想說說不出。要真是如此，豈不是我害了他？他一片

好心對我，我怎能使他爲我費了錢，反自己去受苦？」想着便想加緊趕到魏

未有不仁者，惜乎天。地間真有狗彘不食之泉，饒致使仁者不敢，賢然表同情心。爲春林之繼。作者寫吳王二人一極善一極惡，使人知地獄天堂皆在人世。賊走遠矣。此一段描寫人心中思潮起伏，而勝愛克司尤吳春林真是聖賢居心。

家營子追上他，仍舊和他同行。不怕我乞討來供他，也心甘情願。便急忙飛奔到魏家營子。挨店問訊，終沒唐世熙這樣箇人。我又想：「或是他有朋友在這左近，所以他纔大膽答應供應我，現在沒了錢，便趕到朋友那裏借錢去了；所以叮囑昨夜投宿店裏的掌櫃叫我來魏家營子等他。」便在魏家營子大道口涼亭下欄杆上，坐着老等。一直待到午牌時分，路上南來北往的行人，也不知過了多少，祇沒唐世熙的影兒。我心中還祇代他着急；不知他可曾尋着朋友麼？那朋友不知在家麼？不知準能借着錢麼？七上八下的亂想着。一會又思忖：「這時候還沒來，一定是會着朋友，朋友留他喫飯談心去了。」心中一寬，以爲他會着朋友了，我何不就此埋路？我原來想離開他不要儘着叨擾他的。祇要他能會着朋友，不致受苦，我正好仍然照舊。想到這裏正要起身，忽又轉念：「不對！他原叫我在這等候，我豈可失信？儻使他竟尋不着朋友，趕到這裏又見不着我，豈不更尷尬？」便決計待他一日。冬天日短，我雖等得心焦，看看已

着道口上
三字春林
仍急盼唐
來易於尋
覓也

這卻不能
怪這幾位
仁兄祇怪
古今社會
中唐世熙

到黃昏時候。這時我身上被晚風吹得冷澈心脾。便想到不如且落店再說。就是唐世熙趕來，也可到店裏尋問着我的。想罷，便在道口上一家店裏投宿。

『這一天，祇是呆待唐世熙，祇犇了十里路，也不會乞討得。便想將從前乞討積下來的兩貫錢，且折用幾百文應急。便解包裹，取錢。那知不取錢時，萬事皆休；打開錢包時，祇嚇得我目定口呆。我原來是將錢串穿了一串串的錢，再用破布包好的。還有三十貫錢，因為要起早走長路，早在夏口兌成官銀錠了。這時，我打開看時，卻是一串串的鍋鐵片，再打開銀包開時，卻是幾箇爛銅錠。這時我真是心如刀絞，忍不住，放聲大哭。掌櫃的聽得，忙過來詢問；我便詳細告訴他。掌櫃的卻十分憐惜我，叵柰那些夥計和旁的客人都說我是故意裝作這樣來騙人的。我也不暇細辯，祇想死了拉倒。後來還是掌櫃的說：「俺見他今天在這大道口，滿面憂愁，待了一天了，斷不是假的。異鄉人，可憐！祇怪俺們這條路上太難走了。」他當時勸慰我許久，不要我的店飯錢，還幫了我

太
多
了
纔
使
人
談
虎
色
變
雖
真
亦
假

此
掌
櫃
與
黃
河
邊
的
掌
櫃
去
天
直
相
見
各
淵
足
有
好
行
皆
有
者
寫
此
其
示
公
平
耶

細
極
須
知
此
半
日
春
林
是
靠
在
錢
邁
身
上
可
讀
上
文
此
非
朝
模
自
翻
身
世

五錢銀子，一貫錢。我一想父北母南，此身怎麼死得祇好依舊乞討到北平再說。一路上，含悲忍痛，饑一番，飽一番，趕到此地，已是一天一夜，沒沾水米了。白天裏，到這店裏討一杯熱水也沒討的着，反被夥計們吆喝了一頓。我實在走不動了，便靠在牆外坐一會兒。不料風雪太大，蹲下便站不起來了。幸得兩位恩公救我性命……」說到這裏，又哽哽咽咽，痛哭起來。

武朝模、錢邁二人聽了吳春林訴說這番苦境，不覺惻然動念，極力安慰他一番，勸他勉強止悲懷。又叫章兒將煎好的藥，倒在碗中。錢邁親自伏侍吳春林喝下。小僮遞過嗽口水，給吳春林嗽過口。這時，吳春林身心安泰，神思清醒了許多。謝過錢邁，自己坐起。叩問武錢二人的來蹤去跡。武朝模將真實身世告訴了他。錢邁也將北上會師的話約略說了，吳春林欠身拱手道：「原來是一位老爺；一位達官。恕我鄉愚無知，不識泰山！」唉！我今番得有生路了。」

蓋因春林曾遇僞君子特敍明已安其心耳。如此待人是善體貼人者。錢適心中事尚有不盡言且亦不必盡言者。一詳如其身分。受惠深時確是祇有感激。此間傻極然而驚喜過望時確有此喜極翻疑假極事作者真。

武錢道：『您霎拘禮，大家同是天涯，何必客氣？』這時，吳春林惟有滿心感激。武朝模又向吳春林道：『好叫您得知，您說的那位弓嘉宜，我知道的；他原和我是最要好的朋友，又是會試同年。他如今在保定候補。——祇不知令尊台諱怎麼稱呼？』吳春林大喜，精神陡漲，喜得身體向先一撲，懣着武朝模問道：『真的麼？我父親姓吳，字育賢，單名一箇『璵』字。』武朝模拈鬚點頭道：『前年我會着我這位弓同年時，他幕中似有此人……』說到此處，忽然沉吟不語。吳春林也凝神待看，連錢邁也默默無言，蹙着武朝模約莫一盞茶時，武朝模將右手向桌上一拍，大聲道：『我得之矣！我得之矣！』驚的那章兒向後一仰。武朝模見了，一迴想，不覺好笑，便向吳春林道：『令尊可是一位五短身材，扁圓面孔，左腳有點兒不方便的一位老者麼？』吳春林歛的翻身坐起，精神大振，連連說道：『是的是的！一點兒不錯！你老在那兒見過？』武朝模道：『前年我到保府，會着做同年，他見我遠道而來，堅留我住下。他是箇有公

描寫得出
此答更便
朝模早知
姓吳所以
祇問名字
適先答以
姓足見其
驚喜失常
讀之益覺
真切有味
寫各人心
事如畫真
神來之筆
補此一句
神完氣足
先是忙的
一身體向
一撲此則
歛的翻身
坐起寫喜
與狂喜極
有層次

事在身的人，不能常在家裏陪我，便託這位吳老夫子代東。我每日和這位吳老夫子閒遊閒談，十分投機。後來我到京裏去了一趟，還帶了兩頂頭巾，十匣做內用詩牋送他，報他給我書扇之勞。還記得他送我那扇子，是錄舊作七律十首。簪花小楷，真可稱寫作俱佳！——祇可惜半生潦倒，令人扼腕！——曾記那題扇詩中，有一聯：——

「呼庚呼癸、隨遭際、爲馬、爲牛、任品題！」

又有兩句：——

「拚將熱血酬知己，無那相逢盡俗人！」

「卽此已可知吳老先生的滿腔憂憤了！——怪不得春林世兄來自田間，卻如此溫文爾雅；原來是家學淵源！」說罷，呵呵大笑，吳春林更是欣喜得忘記一切了。

錢邁便藉此安慰吳春林道：「既是武爺曾經會見過令尊，且是沒兩年

朝模先已
明說在弓
嘉宜處見
過者春林
忽有此問
愈見其驚
喜失常

既知其父
馬上古禮
世兄古禮
如斯作者
熟於掌故
乃能寫出

心中之樂
可知也

前年也而
曰沒兩年
是善於慰
藉愁人名

不愧殿撰

的事，你這趟辛苦，一定不會白遭的！趕到保府，准能會見您尊大人的。」吳春林聽了心中越加痛快，頓時苦痛全沒了。武朝模叫章兒沏壺熱茶來，將乾點心瓜子兒取出來，一面喫喝，一面閒磕牙兒。三人意氣相符，越說越投機，渾忘寒宵已深；徹夜未眠，也不覺疲倦；儘祇高談闊論，興高采烈。這時，天已微明。章兒伺候三人梳洗過，送上三碗隔夜燈爐上熟好的蓮子羹。三人喫畢，仍舊圍坐匠上，商量行止。

吳春林原無大病，祇不過爲遇騙被欺，心中憂惱，加以饑餓受寒，便凍倒了。此時，絕處逢生，又服了藥，心裏一暢快，那病早已好了九分。便下匠向武朝模、錢邁道謝搭救之恩，並說：「要趁早踏冰渡河。」武朝模忙攔道：「不單是您此刻身上有病不能走，就是錢兄這時也不能走。這黃河不是三、五十步就過去了的，儻使行至中途，天氣不對，遇着冰陷，怎麼是好？且待我叫人去打聽

開口便是
對比

奇事奇文
爲之絕倒

過，再走不遲。怒兩位：一位是父子天性所關；一位是師徒信約所繫；我也不便強留。祇是行險僥倖，也非君子之所以處世，更非父師之所望於子弟者。卻是不可不慎！便叫『章兒！快去驟馬車店裏打聽，今天可有走冰的？』又叫章兒近前，附耳說了幾句，章兒點頭領命去了。錢、吳二人都不知他吩咐甚麼。

武朝模起身到裏間去，拏鑰匙，開了箱子，取出兩封銀子，又清出幾件皮棉衣服，捧了出來。方要和吳春林說話，祇見他正和錢邁兩箇四手相撐，便忙將手中東西，擱在橫匠上，上前攔開錢、吳二人，問道：『你倆甚麼事？這是幹甚麼？』錢邁急的眉頭一皺，攥着箇拳頭向匠儿上一播，歎了口氣，一聲不響。武朝模更加莫名其妙，祇得回頭問吳春林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可真把我弄湖塗了！』吳春林也搖頭歎道：『武爺！我的遭際，是我命苦，怎能連累別人？』錢爺也在客途，身邊就算富餘，也要留着防箇一時要用，怎能無端破費？你老方纔到裏間裏去時，錢爺便急急忙忙在包裹取出三百兩銀子，擡給我，叫

我買衣服做盤纏。我想錢爺也不是身在家鄉的富豪，接濟我一分，身邊便少卻一分。出門人說不定，儻使一時有事要使銀子時，卻反沒了；豈不是我帶累了錢爺？我本來設誓行乞尋父，承錢爺和你老救我活命，已是感之不盡，怎肯無端再受錢爺如此重惠？因此我抵死不收，錢爺卻非叫我收不可。方纔就是這麼一樁事，還望你老諒我苦心，幫着向錢爺說清，並不是我執拗……」武朝模不待他說完，便搖手止住他，道：「林世兄！這可是你不對！你沒仔細想：您這一趟，千里迢迢，出生入死，不是爲要尋您令尊還鄉嗎？您抵死不要人助您銀錢，就依您的討乞攆路，該耽擱多少時日？您這事，豈是耽擱得來的？前時，您雖乞討而行，卻是身邊還帶着錢，有備無患；自遇唐世熙那禽獸！已空無所有，所以有昨夜之慘事！此去保定還有不少的路程，儻或再有不測，卻怎麼處？您此身任重，非守小廉小節之時，還望三思纔是！——至於錢兄，我儘知道他現在還有餘力可以濟您，您更不必替他顧慮。倒是錢兄方纔說要您去買衣服，

此評最確
此等無心
肝之騙子
真是最劣
等之動物
誠然如武

錢者蓋寡也

語不及世
交而處處
關及錢邁
是公好
義非私交
贈貼

這到可以省得。我已理出幾套冬衣在此，儘可禦寒了。」說着，便迴身向橫匠上，將衣服、銀子取來，復向吳春林道：「咱們三人，雖是都祇半日交情，卻心心相印，堪稱知己。您現在患難之中，不是講客氣的時候。這裏有皮襖一件，棉袴一條，青衫一領，裏衣兩套，韃子三雙，鞍子兩雙，頭巾一頂，外銀子二百兩。您身上的衣服已溼透了，可就此換上，銀子留作您迎令尊還鄉之用，您須知我們送您的錢，不過是代老天周全一樁美事，在我們這錢可算用的再恰當沒有了。天教您遇着我倆，便是老天憐念您一點孝心，特地成全您的，在您便可謂受之無慚。何況朋友有通財之義，這原算不了一回事，您再不收時，便是不將我倆作朋友了。」話未完，錢邁早拊掌叫「好！」吳春林到此時，除卻感激武錢二人的高誼以外，真無話可說，祇得拜謝二人，如數收下。起身到裏間，換了身上的溼衣，仍出到外間來。

章兒回來，說道：「昨夜北風緊，今日何家車店、田家車店，都有一班喜爆

喜爆客人
必須趕年
前到京始
能應新年
之市非熟
於鐵道交
通以前之
社會狀況
行李情形
者寫不出
來紅絹客
亦須臘月
前到京趕
市者

照應第一
章事

細極

何前倨而
後恭也

客人走冰，咱們這棧房裏住了幾天的紅絹客人，已約定今天同走，早已起來拾掇貨物行李了。『錢邁、吳春林聽了，一齊大喜，忙各自拾掇包裹，武朝模向錢邁道：『您兩位都有要務，我也不敢強留。春林世兄有錢兄同行，更加萬無一失。祇是保定、河間，是鄰封府城，錢兄能護送他到地頭，便更好了！春林世兄須知事有經權，儻使令尊這時正無館地，不知急到怎樣了？你千萬休執意行乞。耽擱時日，路上有錢兄同行，再也無凶險了。見着令尊時，還望致意！』吳春林一一答應，錢邁也應允了。

武朝模便叫章兒取兩副被褥送給二人。錢邁想着昨夜投店的情形，此去河北，離京越近，想必官司越嚴，便直率收下，將來包裹了。吳春林也拜收了，連濕衣、銀子，都包在包裹裏。和錢邁二人告辭起身。武朝模裹了披風，戴了風帽，隨着送出店堂來。錢邁到櫃上給店錢，掌櫃的起身笑答道：『伍爺的貴管家已給過了。』錢吳二人恍然大悟，先時附耳吩咐章兒的就是這事。便謝過

所說之事
也不表明
妙甚

武朝模，便和吳春林二人直上大路。武朝模送至街心，向二人拱手告別。一聲「珍重！」二人各負包裹，拔步而去。武朝模自回店房。

吳春林前途平安否，讀下章便知。

古董俠魂評曰：

大凡寫一人之談話，第一難於逼肖書中人口吻；第二難於使讀者覺着是書中人說話，不是作者敘事。本書開首兩大章，即寫兩大段談話，細讀之，確是書中人口中敘述，與作者敘書中之事迥殊；抑且寫義俠述事，便是義俠口吻，寫孝子述事，便是孝子口吻，箇性分明，截然不同。的是寫生妙手。

本書開場，寫一名宦，一俠士，即接寫一孝子，於此可見作者之心胸，與本書之旨趣。雖然寫此三種人，最難於不俗，不腐，不使人肉麻。本章寫吳春林之箇性與其行爲，一本至誠，絕非矯飾，且無書獸氣息，純係至性，至情，不爲詩書所奴，與上一章寫武朝模無隱士酸風，寫錢適

無武人村野氣；均妙到毫端，讀之祇覺其爲真隱士，而非斗方名士；是真俠士，而非江湖流客；是真孝子，而非效聖希賢之作偽書蠹。蓋真性情人走筆所成，自無處不是真性情流露；自非偶然。亦非盡人可學，盡人可致也。

本書開端至此畢，以下卽接敘肇天寨之事矣。

黃河變白
河奇景
如此辛艱
如此頭人
其時猶人
此高臥也
念之使人
思之皆人
有男子皆
有隸之感
走冰之力
出汗非過
來人不知
俗手不疑
必將臆凍
個也
達官北人

第三章 光天化日彈走丸飛 冷月昏燈刀橫劍舞

話說錢邁領着吳春林一口氣奔到黃河岸邊，果然有許多人肩挑背負，向那一白無垠銀鏡般的黃河中走去。二人便也踏着堅冰，向前急走。迎着風，攆趕了幾里路，已渡過河北。幸喜太陽方纔露光，冰堅如石，毫無水浸。到了彼岸，抹了抹頭上的汗——錢邁是熟路，便直奔興隆老店。吳春林隨着，到了門前，店夥計早招呼道：「錢達官！辛苦呀！這大天氣，你老怎這忙啦？你老難得來的，到咱們店裏歇兩天，喝幾場，擋擋寒氣吧！」——你老還有伴兒同來啦，怨不的這般高興，踏着冰就過來啦。」說着，便忙接過二人的包裹，一路嚷着：「錢達官！領着朋友過河來了！快倒熱水擦臉，沏壺熱茶來衝衝寒氣，竈上快燙酒，拾掇飯！」吳春林暗想：「這河北和河南大兩樣！覺着與自己沿途的情形

對鑪師之 尊稱也 寫北地店 夥應酬熟 客奉承鑪 宵身口逼 暗觀錢邁 名馳河北 而河南北 不識彼人 寫錢邁精 細錢邁精 恐人見包 裏也劉胖 者心細作 齋筆細笑 箭子得可 隱語謂探 子也那座 廟緣林隱 語謂那箇 山寨也 射謂看亦 綠林隱語

大俠傳

竟大不相同。

二人來到店內，擦過臉；錢邁關照夥計。要了五斤白酒，一大盤羊膏，三斤羊肉，一隻豬蹄，一籠饅頭。夥計啤聲應了，下去，一一端來，安放了杯箸，二人便喫喝着。遙見那些踏雪的商販，『嗜嗜！嗜嗜！』的上了岸，紛紛投店。內中祇有一箇胖子沒帶貨物，祇背着箇大包裹，滿面流汗，哼聲不絕，一步步捱到興隆店來。錢邁閃眼瞞去，祇見他跟着夥計進來，揀箇座頭，朝外坐下；也不卸下包裹。夥計問他飯菜，卻祇要了一碟醬豆兒，一碟鹽蒜泥，一斤半大餅。夥計見沒甚想頭，隨便答應一聲，走了開去；錢邁借着酒涼了，叫住問道：『今兒可有箭子放過去？』夥計笑答道：『老早就過去了。』錢邁道：『可知道是那座廟裏的？』夥計笑着搖頭道：『沒射清楚。大概是新走這條道兒的。』錢邁點頭不語。夥計送上熱酒，自去。

那胖子先喫完，給了二十文大錢，便出店門趕路。看他雖是癡肥，腳下卻

當時物價
之廉有令
後人咋舌
者明人筆
記所載尚
有廉於此
者較之今
日何止天
壤

暗逗下文
牲口

前面有何
事

確是冬天
朝北走路
的情景

着實健快；一霎時，便出了長街，朝北去了。錢、吳二人喫喝一飽，錢邁便掏出了五錢一小塊銀子給酒、飯、錢。夥計忙道：『達官多着一大半呢！』錢邁立起身來，一擺手，道：『多的全給你吧！』夥計千恩萬謝，連忙沏茶喝，又舀熱水給錢、吳二人擦臉。二人隨便揩了揩，各負包裹，緊了緊腳下鞍子，便離店趕路。

錢邁走了約莫一百餘步，便回頭向吳春林道：『您走冰走的慣麼？要不，咱們就雇兩頭長行牲口可好？』吳春林道：『我雖沒走過冰，卻也不覺辛苦。要是錢爺覺着不舒服，就雇牲口吧。』錢邁道：『既如此，咱們緊走一步，前面我還有點事兒，要是明日還是這般天氣，咱們就雇牲口，也好早兩天到地頭。』吳春林答應着，跟着錢邁，一步緊似一步，踏着積雪，迎風直竄。沿路上上、下、下、一白無涯，祇露出一條蜿蜒黑影，便是行人踏雪而過的大道。二人在這冰天雪地中，反覺精神陡振，毫不疲乏。一口氣，便走了十多里。

非會長行冒雪不能道出
讀者試見之
住忽見之
二人所見
是何事
一文如許
一卻如起
開卻如起
誠匪夷所
思狗多而
因前鎮的
大村鎮是
久之行路
之經行語
而狗喜雪
如如此寫
之法是博
文之士的
章的妙

二人正在攪行，忽見一大羣狗，在雪地裏犇逐。錢邁指向吳春林道：「這前面必有箇大村鎮，你瞧：這地裏有這許多狗啦。」吳春林一面噓氣，一面應着道：「咱們到前面鎮上歇會兒再走可好？」錢邁點頭道：「好！」行不到半里光景，便見同在興隆老店裏喫飯的那箇胖子，在前急走。錢邁便放緩了腳步，遠遠的跟定了那胖子。吳春林不知就裏，祇隨着錢邁，緩緩前行。不多時，迎面有一座土崗子。遠望着那胖子一口氣犇過崗子去了。錢邁領着吳春林也隨後趕上崗子來。

錢邁先到崗上，縱眼一望，不覺「哎呀」了一聲。吳春林喫驚，問道：「錢爺怎麼啦？」錢邁招他近前，悄言道：「方纔在我們前面走的那箇胖子，眼見過崗子來了，怎的影兒也不見了咧？」——此地是我常來常往的，在這前後十里，素來沒甚麼大村鎮。我先時瞧見許多狗，便起了疑心。您瞧：前面山坳裏，露着許多屋脊，胖子到這崗子上便不見了，眼見這地方近來不大乾淨了！」吳

驚弓之鳥
談虎色變
聞哎呀而
驚情景逼
真
五個頭字
將錢邁當
時情景心
來事活畫出

飯招子略
如酒帘元
明人筆記
傳奇中有
道及者惜
忘書名直
至清季北

春林聽了，心中大驚。一把拉着錢邁道：「錢爺！咱們快走吧！耍出岔子，不是玩兒的。」錢邁搖頭不語，祇低着頭，向地下細瞧着。不一時，又擡頭遠望了一會。半晌，纔將頭微點了幾點，回頭向吳春林道：「咱們走吧！」吳春林自聽得錢邁說：「這地方近來不大乾淨；」心中七上八下，週身發抖，巴不得早離開一刻好一刻；祇礙着錢邁，不便催促。及至聽得錢邁說：「走吧；」滿心大快，兩隻腳，擂鼓般，向嶺下直轟，連疲倦也忘了。錢邁忙趕上一把抓住，他道：「緩些兒，小心滑！」吳春林突然覺着被人抓住，大喫一驚；及見是錢邁，纔將心放下。便緊靠錢邁身旁，提心吊膽的走着。

二人下了崗子，沒多遠，便是一座樹林。林深處，高挑着一箇飯招子。林左有參差不齊的幾戶人家。迎頭一家，黃土牆上刷着一塊白粉，橫寫着「安寓客商」四箇大字。錢邁領着吳春林直轟這一家來。到得門前，祇見跨路搭着

道中尚間
有之

寫錢邁老
江湖細心
已極

倆條大漢
不慙不恥
兀突古怪
此等筆法
饒有偵探
小說意味

絕倒方入
險地反心
下大安寫
初出門老
誠人如蠶
店中無一
夥計暗視
下文

大俠傳

六

箇五六箇方丈大小的茅亭。南頭露着兩箇牕櫺；靠北頭便是牲口槽頭，和一間車房；當中是三間敞店面。二人進前，看那店堂中，冷清清的，祇對面茅亭下橫欄上坐着兩條大漢，像是過路歇腳的，卻又無行李。錢邁仔細瞧去，倆大漢腳上都踏着草窩窩兒，卻全是乾的，身上都是緊緊紮布衣，也沒一些兒溼浸；摺在一旁的箬笠，也沒雪水痕跡。錢邁懔懔，心中已十分明白，便大踏步直進店來。吳春林轉心下大安，暗道：『好了！這裏有店，有人家，可脫了險地了！甬擔心事了。』便隨着錢邁進店堂中，相對坐下。卻又暗想：『黃河北岸興隆店的夥計能認識錢爺，怎麼此處卻沒人理會呢？』正想着，掌櫃的已慢騰騰的擡身出櫃，過來招呼道：『兩位老客可用飯？』錢邁閃眼向他打量一番，便道：『有白酒，來一壺牛肉，切二斤；擋擋寒氣再說。』掌櫃的答應着，便進裏面去，燙了一壺酒，切了一大盤牛肉，送來。吳春林思忖：『方纔喫飯沒多時，怎又喝酒咧？』卻又不便問得，祇好悶着不語，聽憑錢邁怎麼去辦。

先取對方兵器是老者，但此道作者不知，所以體作者得不到。

錢邁提壺先給吳春林斟了一碗，自己也斟了一碗，一面勸吳春林喝，一面叫：『掌櫃的！再給我來一籠饅頭！』掌櫃的答應着，自去。吳春林聽了，一面喝酒，一面儘着納悶：『錢爺怎餓的這般快？』正在沉思，忽覺腦袋發昏，心頭作逆，忙說：『不好！我怎麼這般難過呀？』錢邁微笑不語，吳春林一陣昏沉，便順着桌沿，就地躺下了。錢邁見了，忙將自己跟前一碗酒，隨手倒還壺中，也和吳春林一般躺在地下。不一時，掌櫃的端着一籠饅頭，來到店堂。見二人都已躺下，哈哈大笑道：『這幾天大雪，可把俺悶壞了。今天天氣剛好點兒，卻來了這麼兩樁買賣，給俺解悶兒！』說着，便走向錢邁身邊，先解他背上的劍，順手拔出劍來看時，祇見劍脊上鐫着：『鎮華山錢邁』五箇隸字，不覺心中暗驚，忖道：『武當大俠聞友鹿的弟子，綽號都是「鎮甚麼山」，這人難道也是他的門人麼？——且不管他，掉在俺手裏就是俺手裏的貨，』想罷，將劍仍插入鞘內，順手掖在自己腰裏，卻不理那包裹，祇招手叫那坐在對過茅亭欄上的

倆大漢過來，將錢、吳二人擡到裏面去。

錢邁藝高膽大；這時，假裝受迷，微微的開着一絲眼縫，張着情勢，身子卻挺的筆直，任憑他們擺布。那倆大漢將他二人一人抱一箇，直到後面，過了一片荒場，來到靠着樹林的一間黑房中，將二人摔在地下。卻不來解包裹，反將門帶關，便出去了。錢邁心中暗想：『我方纔在土崗子上，明明的看見一路腳印，都是向這屋後來的；怎麼那胖子卻不在此處咧？』正在沉思，忽覺眼前一亮，屋門已開，卻是沒一些聲響。便連忙裝作無知無覺，直挺挺的躺在地下。祇見那掌櫃的領着七八箇挺臂亮膈的人進來；當先一箇方巾青衣，肥頭壯體，留着短鬚，看去約莫四十歲年紀，後面幾箇都是武士打扮，一色的青包巾，青箭衣，抓地虎鞮子；手中各拎一條撲刀，簇擁着那箇戴方巾的。祇聽得那掌櫃的向那戴方巾的說道：『這倆笨貨，是自己送上門的。』又指着錢邁道：『這一箇帶着一柄劍；瞧他那勢派，很像箇有兩手拳腳的。』戴方巾的點了點頭。

荒場蓋爲
下文作戰
場地耳財
儻是劫先
黑店必裹
解視包裏
因其注意
在此也今
若此其意
之何居試猜

你纔是笨
貨

讀者必將
疑作饅頭
料

哎嗜休矣
看能救者
何者試猜
讀何故也
此知必有
吾部分讀
一以爲屋
者有俠士
相救不知
作者特寫
此出人意
外之文字

便俯身拾起吳春林的左手，把了把脈息；又換右手，也把過了；搖頭道：「這箇有病，還沒全好，不中用！祇好隨便做做配料。」說着，迴身便來把錢邁的脈。錢邁十分詫異，猜不透這一班人是幹甚麼的。

那戴方巾的纔把完一隻手，陡然大驚道：「不對……不對……不對！這人六脈和健，其中必定有詐！你們快來全給幹了吧！」那些從人，因爲那戴方巾的站在錢邁身旁，不好動手；祇有一箇高鼻大眼的大漢，靠着吳春林頭邊站着；他便揚起手中撲刀，照定吳春林腦袋，歛的一刀劈下。那刀離吳春林的腦門約祇四五寸遠近時，那大漢忽然「哎喲」一聲，仰身往後便倒。衆人大驚，連忙趕來看時，那大漢滿面流血，鼻子左旁嵌着一顆蠶豆大小的鐵彈。那掌櫃的連忙俯身去扶他，不料腰纔彎下，突的嘴唇大痛，頭一昏，也躺下了。衆人見了，一齊怪叫，奔出屋外。戴方巾先出屋門，待衆人一齊擁出時，戴方巾的頭上也中了一顆鐵彈，立時倒地。衆人駭得一齊抱頭亂望，卻祇見上下一白，毫無動靜；這

而其事卻
又必在此
理之中此
之謂奇人

奇文高目
鼻子所以

標大旁以
打在鼻旁

此公可謂
鼻負將軍

百忙中偏
顧到雪天

不忘時令
春林有礙

然則何以
要使他迷

倒且看他
下文如何

的轉語

纔知道這鐵彈是屋裏打出來的。正亂間，立在前面的一箇，叫道：『好了！二太爺來了！』衆人一齊轉頭去看。

這時，錢邁已準備廝殺，祇礙着吳春林，故此連發三彈，救了吳春林的性命，將衆人趕出屋外，便想轟出拼鬥。及至聽得嚷說：『二太爺來了！』忙閃眼覷去，果見迎面一箇臘黃面皮，五短身材，濃眉大眼，巨口闊鼻的漢子，敞着前胸，右手挽着一柄鐵葉金背大砍刀，左手搓着倆鐵球兒，『噉兒噉噉』的響着，大踏步走來。衆人一擁上前，亂嚷：『二太爺！七嘴八舌亂嘈嘈的，將方纔的事，爭先相告。那二太爺沒聽完，便笑道：『又啞啦！好俺教你們小心，老是這麼大意！』那裏來的兩箇腦袋的小小子，敢上二太爺這裏耍花花兒來着！要躲着呀！有本領，出來，俺們見兒呀！』說時遲，那時快，錢邁乘他說話時，腰子一挺，使一箇『倒拔葱』翻起來，撲的躡出屋門，反手將門帶上，衝前兩步，擱箇掃堂腿，將站在當面背對屋門的一條大漢掃的『撲哧』向前栽倒，便忙伸右手，奪

錢邁乘他
至咽喉二
一須作一
字讀作一
氣讀作一
句讀事勢
疾如風雨
筆勢亦疾
如風雨
既曰迎着
手勢打着
則此時錢
邁之彈未
離手向未
飛至中間
故彈不見
着彈日打
去之迅疾
事不容髮
間此足見
於此下字
作極有分
之令俗
手寫之未

了他的撲刀；雙腳一跳，躍過他身上，順勢左手一揚，「哧」的一聲，一顆彈子，直轟那二太爺咽喉。那二太爺聽了衆人所說，早已防備着，及見錢邁一剎那間，奪刀放彈，來勢急如風雨，一時無法避讓，心中一急，——人急智生，——便也一揚左手，將手中搓着的倆鐵球兒，挪出一箇，迎着錢邁的手勢打去。祇聽得「啞嗒」一聲，金星亂冒，鐵彈、鐵珠，齊落向草中去了。那二太爺一喜；錢邁一驚，使箇『餓虎撲羊』，掄手中撲刀，照定二太爺左腰砍來。那二太爺大吼一聲，擺動大砍刀，橫掃過去，將撲刀架開，順勢手腕一翻，向錢邁腰間砍去。錢邁騰身跳過，搶進一步，掄刀直刺那二太爺的咽喉。這時，那旁邊立着的六箇漢子，一齊舉刀向錢邁後身砍來。錢邁收刀一跳，從那二太爺頭頂上躍過去；腳纔着地，便使箇『風擺柳』，一扭腰肢，左手一擡，發出兩顆連環彈，將那幾箇漢子打倒兩箇。再一擡手，那四個漢子一齊大驚，抱着腦袋，轟出圈子，一人拖起一箇受傷的，飛轟而逃，祇賸下那掌櫃的，仍躺在雪地裏，捧着嘴直哼。

有不寫作
迎者子也
打去驚也
寫二人怡
喜各異份
如其身份
地位二字
迴身已錢
細極蓋已
邁此時能
跳到茅能
後而也
極寫茅能

極寫茅能
之勇莽且
照顧時令

連中兩彈
而不倒地
極寫茅能

這裏那二太爺已迴身趕將過來，掄刀便砍。錢邁見衆人已逃，便抖擻精神，揮刀迎戰。祇殺得叮叮噹噹，一片聲響。約莫戰了四、五十箇回合，那二太爺越殺越勇，將刀舞得如車輪一般。呼呼風響，霍霍光飄；錢邁也一刀緊似一刀，將刀使的如千朵蓮花，風雨不透。兩個又鬪了六、七十個回合，那二太爺殺得性起，大喝一聲，將大刀一撇，掃開錢邁的撲刀，就勢將右臂一彎，儘平生氣力，照定錢邁腦門，『泰山壓頂』一般，劈將下來。錢邁見他來勢兇猛，知道不能招架，仗着身體靈便，將身一縮，就地使箇『大旋風』，躡出一丈開外。那二太爺一刀劈了箇空，太使大了勁，全箇刀葉直劈入雪泥裏面去了。心中大急，連忙使勁握住刀柄，猛拔不提防，錢邁乘此時，突的放出兩顆連環彈來。那二太爺原是敞着前脣的，接連兩彈，都打在前脣，血如水瀉，痛的雙淚交流。連忙掙扎着，拔起刀來，一手掩脣；一手拖刀，飛犇而逃。

錢邁也不追趕，取出袖中連環彈筒，——原來那彈筒和袖箭差不多，祇

當上取文
櫃竊錢劍
時太脫怪
邁知其身
今有此物
乃服作奇
設想之奇

吾每怪小
說中寫箭
彈尤一似
袖箭不竭
用之觀此
乃今名筆
之知到非
俗手所能
夢見

此間一爲
錢邁常走

略短些兒，裏面裝的是鐵彈，用法也和袖箭差不多。錢邁當時向腰囊裏取出彈子，將彈筒裝滿了，仍紮在袖內。順手拾了一塊冰，回身推開屋門，在百寶囊中取出小刀，俯身撬開吳春林的牙關，將冰灌下。復在百寶囊中取了一條絲繩，重出屋門，將那躺在雪地裏的掌櫃的細了。又掏出一條手巾，搥在他口裏，堵了他的嘴；纔將他提將起來。回頭看屋裏時，吳春林已手腳動彈，正在翻身打滾。錢邁便一手提了那掌櫃的，回到屋裏；一手將吳春林挈起，扭轉身軀，放開腳步，一口氣奔到松林深處。四面環顧一番，纔將那掌櫃的擲在地下；扶着吳春林，坐在樹根上。

這松林，枝繁葉茂，遮蔭着，差不多仰望不見天日，因此地下也沒有冰雪。吳春林這時不知爲甚事故，被錢邁拉到此地，祇愕愕的瞪着錢邁。方要開口問他；祇見錢邁將那掌櫃的翻轉，掏出他口中的東西，揚刀問道：「你們幾時來到此地的？幹的是那一路的買賣？」——說！那掌櫃的閉目不理。錢邁大怒，

此道無此種前
此無二重銀其
不注非專
錢諒劫者
故事就此二
要點發問
此雖錢邁
之亦讀欲
所知急欲打
破之悶葫
蘆也大段伏
筆讀大者注
意

大俠傳

一四

將撲刀向他頸上一抹，大喝道：『休裝死！快說！』那掌櫃的陡覺頸子痛不可當，沒奈何，張眼央告道：『要拚俺！俺說便了。』錢邁連喝：『快說！快說！』

那掌櫃的說道：『俺們是洞庭山的分寨。原本在濟寧州開張門口。去年遇着一箇鎮衡山許達，將俺們抄了，纔遷到這兒來的。俺們頭兒姓成，便是隴西路上有名的「賽華陀成和」；俺叫「金絲貓成德」；俺們是叔姪倆。俺叔父本領十分了得！任憑失手少腳，爛肝蝕肺，沒箇治不好的病。洞庭山大頭兒的病就是他治好的。因此大頭兒派着十來箇伴當，伏侍俺叔父出山，開門口。方纔和你拚鬥的是二太爺——「金刀茅能」——他是俺叔父的結義兄弟。俺們在此地，祇爲採辦藥料，刮銀錢是順帶的買賣。二太爺是箇渾人，這些事他全不過問，祇管喝酒玩兒樂。俺們開張纔祇五箇月，造房子卻造了半年有餘。因此俺們到這兒有了一年了。——話說完了，你愛拏俺怎麼辦就怎麼辦吧！俺們是漢子，死不皺眉的；你祇要給零碎苦給俺喫！』

此種惡賊
今尚有之

不音一字
將春林受
嚇全描出
來

饒有偵探
說部意味

錢邁聽了，恍然大悟。原來江湖上本來有這一種做「皮行」的，專一採生折割。這賽華陀原是此道中有名的，錢邁平時也曾聞得。及至聽得成德說完，便將他放了，向他說道：「我叫「鎮華山錢邁」，許遠便是我師弟。你們要作對，便朝着我來便了，這條路是我常走的。」說罷，一腿，將成德踢開，拉着吳春林，提了撲刀，拔步便走。吳春林這時心寒膽落，兢兢業業，跟着錢邁走上大路，一口氣犇了二里多路，回頭瞧去，沒甚動靜，纔吐了一口大氣，問錢邁道：「方纔是怎麼一回事啦？」那掌櫃的怎麼給你細住了的？」

錢邁笑道：「這也是他們活該！我在興隆店遇着那胖子，又打聽得有綠林探子早過去了，便料定那胖子要着道兒。及至在前面土崗子上，不見了那胖子，便細看那地下的腳跡。這大路上都被行人踏碎了，卻另有一行腳印，全是斜向那松林後頭去的。又見這林子左近，陡然有了許多房屋，——從前此地都是荒地，祇有箇三家村，連車店也沒有的。——我心下已明白了八九分，知

老江湖灼
見老文筆
精寫
心細中如
髮

將上文春
林中迷理
補敘出來

道這裏一定有了攔道兒的了，那胖子一定着了道兒。祇是相近處，沒高山峻嶺，量來沒大寨子，祇不過是小毛頭兒鬧的玄虛；我便誠心要探一探究竟。再瞧那路旁新開店裏，那不尷不尬的模樣——這地方前後、不着站，開甚麼客店咧？既是開店，怎麼就祇一箇掌櫃的咧？那亭欄上坐着的倆大漢，雖是像過路歇腳的，卻都是鞵帽乾燥，且是鬼頭鬼腦，明露着望風的模樣——我便決意到那店裏去，入虎穴，探虎子！卻是爲你不會武藝，雖是這大路旁，諒他不敢當門明幹，想着不如讓你着他道兒，迷住了，我也借此進他的巢穴。他們如果將咱們倆分開，我馬上就和他幹起來，也能救你；如不分開，窺到巢穴時，再去幹他。因此我故意將蒙汗酒給你喝。不料他們將咱倆擱到後面屋裏，那成和脈理委實高明，識破了我是假裝的，要下手咱倆。我急了，纔打了幾顆彈子，傷了他們幾箇，救了你。——如今我的劍，被他們弄去了，這東西刻着我的名字，斷不能丟失的；還有那胖子沒下落，我還要再去探一探。我們趕到前面劉家屯

補筆天衣
無縫

不料天亮
竟不回來
足見世事
難料

路店去。那兒是箇大莊子，地方上有好漢，你可以不須擔心了。我再來向他們討劍，並打聽那胖子的下落。』

吳春林聽了，雖是滿腹懷愁，卻又無可柰何。祇得隨着錢邁，緊趕了十來里路，來到劉家屯，尋着千戶衙門隔壁，一家裕豐車店，路店投宿。這時，纔祇申牌時分，錢邁教吳春林假作受了寒，一進店，便關門靜臥。自己到街上買了些餅和薰菜，暗暗的帶進來，遞給吳春林，防腹餓時充饑。錢邁自己也不再出外，祇在屋裏閉目養神。

待到黃昏時候，錢邁吃了一飽，將日間奪得的撲刀，擦乾淨了，週身緊緊，頭上打了包巾；轉身安慰了吳春林一番，囑咐他道：『要害怕！我天不亮一定要回來的。諒來這地方他們斷不敢來，萬一有甚響動，您祇朝隔壁屯營裏跑便了。』吳春林一一應了，眼巴巴的看着錢邁打牕戶裏閃身躡出，便不見了。

寫此一段後文成和等再受傷乃能逃脫而未遭茅能毒手如衣無縫天將茅能敵霄一提到應前文非僅寫茅能露人快語初

且說金絲貓成德被錢邁踢了一箇踉蹌，爬起來時，已不見錢邁了。便也顧不得疼痛，連忙奔到黑林崗下，老巢裏來。到得裏面，祇見成和正在調藥給茅能敷傷。一面口裏在罵那些伴當：『眼見有人受了傷，不先救回來，直待大家都喫了虧，纔拖着一道跑。儻或對手是有接應的，我今天還能得着活命嗎？』金絲貓要是有箇一長兩短，俺祇和你們算帳！』正在嚷着，忽見成德回來，大喜，連忙問道：『你怎麼能回來的？』那小子咧：『成德方開口訴說，茅能早嚷道：『那小子沒走麼？你快領我去！我非得和他拼箇死活不可！』』說着，掩着胷脯，就要奔出去。成和一把拉住他，笑道：『誰教您大冷天敞着胷膛啦？怨不的要喫那小子的虧！你待着吧，俺們報仇的時候多看啦！』茅能暴跳如雷道：『誰鳥耐煩待着！要幹，爺們就幹去！我不能像你那麼文縷縷的，給人打了，卻裝沒事人兒。』成德忙勸道：『二太爺！要急。那小子逃了，俺正來和二太爺商量怎樣去報仇哪。』茅能嚷道：『走！快走！快走！這還有甚麼儘着商量的。你們鎮日價

人如啖
梨爲之一
爽

塞外二字
下一提如擊
脈全文總筋
動全身皆

說甚麼商量用計；這又該來這一下了。要待得你們的計用好，人家早到了塞外了。」成和笑道：「您傷還沒裏好，就是要去追趕，也得自己先拾掇靈利纔成呀！」茅能聽了，祇得氣呼呼的，坐下，嚷道：「你快點兒給我裏呀！靈慢騰騰的，儘着讓人着急了。」成和一面笑，一面代他裹着，卻轉頭問成德道：「你到底怎麼能穀回來的啦？」茅二叔一嚷，嚷的也沒聽明白。」成德便將錢邁放他的說話了一遍，祇沒說他自己被拊招供的話。

成和聽得錢邁和許遠是師兄弟，心中一怔，便道：「祇不知他還是專來和俺們作對的；還是路過此地，你們不張眼睛去驚動他？」鎖華山「的名頭，俺也多曾聽人說過，是箇愛管閒事的頭兒；既是和他幹了這麼一回，諒來他是不肯就此罷手的，俺們還得防備些纔好。」茅能嚷道：「大哥！您甬長別人的威風！他是漢子就不逃走了。咱們還是快趕上去，結果了他拉倒！」成和道：「茅二弟！你不知道他方纔並沒打敗，怎見得他是逃咧？依俺看來，他那同伴

成和甚智
惟而不
仁義乃成
萬惡

特寫此以
全胖子
的性命
照應前文

的，必是箇雛兒；所以他先去安置他，然後再來和俺們作對。祇是他既有同伴，諒來不是特地來和俺們作對的。如今大家既已破臉，他又是箇愛管閒事出了名的；俺們今夜須得仔細防着纔好。俺看他一定要來的。』茅能素來相信成和料事八九不離十，聽他說錢邁今夜一定要來的，便磨拳擦掌，專待他來。

成和將伴當的傷也都給調治了，吩咐大家飽餐，緊紮，準備夜裏廝殺。成德便問道：『那姓劉的怎樣辦咧？』成和道：『這時沒工夫理會他，且將他扔在後面池子裏再說。』成德依言叫伴當照辦。自己又到前面店裏打了箇照面，仍回到老巢裏來。這時是已是申初時分，衆人各自飽餐一頓，裝束停當。成和叫成德：『到池子裏去，請馬光——馬四叔——守路口。今日池子裏沒甚貨色，單留着赤練蛇看守着，儘毀了。』成德領命，去請大腦袋馬光到黑林崗北路口把守着。池子裏，祇留着赤練蛇張豹守護。衆伴當也各抄刀、鎗，分頭巡哨。

大腦袋馬光手執鈎鐮鎗，領着兩伴當，守在路口，瞪着銅鈴般兩隻大眼，

月從右邊
上北是面
朝北中所
人眼來吻
見寫來才
合事理才
筆之文才
子不荷一
細如髮心
奇喻閉目
冥想其狀
真形容酷
似

賊去關門

蹙着前面，目不轉睛的待着。看看天色昏暮，一鈎眉月，從右邊漸升上來。約莫又待了半箇時辰，陡見積雪地裏一條黑影，長蟲過澗般，如飛躡來。馬光知道是那話兒來了，不敢怠慢，連忙緊一緊腰帶，挺手中鎗，防備着。那知那黑影，迅如閃電，一霎時，已奔到跟前。忙挺鎗要刺時，卻見那黑影離開還有七八丈遠，便歛的躍起，直撲過來。馬光沒招架得及，早被那黑影撞的一箇踉蹌，立腳不住，身子連幌了幾幌，手中的鈎鎌鎗已不知去向。祇駭得目瞪口呆。那倆伴當更是駭得魂飛魄散，抱着腦袋，直奔回去了。馬光定神回頭細觀，那黑影已蹤影全無，沒處尋覓，祇得拔出腰刀，提心弔膽的防備着。

原來錢邁離了客店，展開兩腳，照舊路，如飛的奔來。不消半箇時辰，早已望見松林了。星月光下，遙見路口立着三箇人，挺鎗持刀的站着；知是賽華陀的黨羽。料來他們已有準備，暗探是不行的了。卻又想到他們的本領，不過如

奪鎗如拾
芥極寫錢

茅二哥想
必等久了
煩了難耐
錢邁自然
來了自然
口鳥氣幾

此便也不避道，直向那爲頭的大漢直闖過去。順手奪了他手中的鈎鎌鎗，衝過路口，直望那林中莊屋奔來。

到得莊側，將鎗向地下一拄。借勢一躍，上了牆頭。將撲刀擱在牆上，拎着鈎鎌鎗，方要掏打問路石，忽聽得裏面噹噹的幾捧鑼響，接着一陣鈴聲，一聲吶喊，屋裏頓時擁出二、三十箇火把來。當先便是茅能，倒提着一把金背大砍刀，背上斜插着一柄劍，腰間懸着箇鎌囊，徧體緊紮，頭裹包巾，吼聲如雷，狂奔而出。擡頭看來果見錢邁，齧緊牙齦，大喝一聲：『好小子！你這時纔來？』雙腳一跳，也縱上牆頭來。錢邁知他是箇渾人，故意惱他，待他跳上牆頭，便突的跳下地去，氣的茅能『嘖嘖』怪叫，翻身復跳將下來追趕。那知雙腳方纔落地，錢邁一聳身，又跳到正中屋上去了。茅能怒發如雷，大叫道：『小子！有膽量的，甞逃走！誰要逃躲的，誰就是渾蛋！』錢邁聽着他呵呵大笑道：『小子！你來呀！我待着你啦！』茅能滿肚是氣，祇得復跳上屋去。錢邁不待他跳上來，便摔箇筋

武俠說部
寫夜探千
籍一例終
不脫三俠
五義等書
之窠臼作
者特藉錢
茅二人箇
性發揮寫
成妙文且
潛除陳腐
其思想用
筆皆高人
一筆固不
僅以滑稽
梯突從容
細膩見長
也無用己
乃與茅二
爺稱二爺
弟辱二爺
甚矣
尚有非
追問也須
普通小說
無意識的

斗，翻到東邊屋脊上，就勢一躍，到了東苑當地。

祇見成和也是武士裝束，站在當地，手持長劍，正是自己失去之物，便也不答話，祇照定他前胸要的一鎗刺去。成和大喫一驚，連忙縮身讓過，舉劍招架。那知那劍架在鎗上，如擡石柱一般，甬想動得分毫。方要逃走，被錢邁兩腕一翻，那鎗鉤兒在他左腿上一拉，早拉了箇大口子，痛的他『呱』的一聲，哭將出來。錢邁暫不結果他，祇一擡腿，將他踢的滾向牆角去，順手將長劍奪了回來，並在成和腰間，扯下劍鞘，插在腰間。復提起鈎鏟鎗，踢開苑門，將方纔刺成和時，逃出來的伴當。一連挑倒了幾箇。方要迴身，卻見茅能吼叫如雷，從屋上跳將下來；圓瞪兩眼，一言不發，掄起金刀，向錢邁肩頭斜劈下來。錢邁舉鎗架過金刀，雙腳一頓，躍出苑門，直犇後進。茅能氣的滿頭淋汗，倒拖金刀，滿嘴亂罵，潑風般趕來。

錢邁穿過甬道，祇見迎面甌牆高聳，反拴着兩肩烏漆大門，挂着幾把牛

硬救住不必
死之勉強
死湊也
拚過一個
錢使一過
來斗而過
能直待成
和刺後
纔趕到則
見芽之縱
跳不及捷
邁之此亦
但見錢過
可於此過
刺成無倫
氣極了不
及都寫來
急猛勇人
如畫一箇
絕倒一箇
偏門一箇
得如穿花

尾大鎖。錢邁來不及扭鎖，便一扭腰，聳身躡上牆頭。舉眼一看，那邊的屋脊正靠在這牆上，卻和這邊的屋方向相反。便使箇『大旋風』，甩到檐前，就勢跳下地來。足方着地，便有幾箇伴當擁着個瘦長尖頭的漢子，挺着蛇矛，迎面扎來。錢邁右手揮鎗，架開矛，搶進一步，將左手的劍，直刺入那漢右肩。那漢仰身便倒。錢邁掉轉鎗頭，耍了箇『孔雀開屏』，將幾箇伴當都扎翻在地，便踢開迎面的樞門，閃眼看時，原來是一口大塘，約莫有一畝地大小，塘當中有箇水閣，四面牕樞緊閉着。

正待迴身，忽覺得一陣冷風從腦後斜刺裏噓來。連忙一閃身，向右邊躡去，祇聽得『唳』一聲，原來是茅能趕到，冷不防，一刀砍來，卻被錢邁讓過。說時遲，那時快；錢邁方纔讓過，金刀已泰山般劈下，正劈在樞門上，『唳』一聲，將門劈得粉碎。錢邁見了，也暗自喫驚。方要挺鎗來鬥茅能，忽見對面檐下暗地裏閃着一人，正在拈弓搭箭，向自己射來；茅能這時也抽回金刀，使的車輪

蝴蝶好看
煞非錢邁
此非錢邁
之非錢邁
皮蓋重穴
探視巢穴
無暇與茅
能酣鬪也
左手刺對
方右肩一
絲不亂
此即所謂
池子也
讀者試猜
此係何人
但細思黑
林崗黨羽
尙有何人
未出現便
思過半矣
細極蓋未
擲鎗以前
劍固在左

一般橫掃將來。錢邁見兩面明暗，夾攻萬分喫緊，無法避讓，心中一急，大喝一聲，將右手的鈎鏢鎗，照定那放箭的，儘力擲去。這裏連忙搨一劍，架住金刀。那鈎鏢鎗如一條銀龍般，歛的飛去，正扎在那人左項，那人仰身便倒。

茅能見錢邁如此矯健，連傷數人，越加震怒，將刀使的風車兒一般，照定錢邁腦、胃、腰、腹、四處砍來。錢邁覲空將劍交到右手裏，勾、攔、挑、撥、擲、劈、刺，將劍使的一片白光，全沒半點空隙。二人鬪了有六、七、十箇回合，茅能殺得性起，將刀柄架開錢邁的劍，順手揮刀，向錢邁左腰掃劈過來。錢邁將肘一擡，劍尖向下，擋住金刀；趁勢一扭腰，搶進一步，左手抓住刀柄，抖擻神威，大喝一聲，使勁一拉。不料茅能祇向前衝了兩步，仍然握住金刀，死也不放。錢邁見沒將金刀奪下，一面暗自佩服茅能的膂力，本領，不忍傷他；一面卻因心中有事，不願戀戰，便放了刀柄，趁茅能不防時，使一箇『長蟲吐舌』，右臂一伸，將劍直向茅能左臂刺來。不料茅能腰腿功夫極其硬朗，錢邁放了刀柄時，他並沒閃動。

手上文收
回長劍本
未入鞘也

八字是劍
訣讀者勿
忽視

險呀作者
太惡作劇
使人心懸

及至見錢邁的劍向他左脅刺來，便將腹一縮，讓過劍尖，錢邁刺了箇空。茅能卻乘此破綻，左手將刀柄一收，右手持刀頸，向前一蓋，朝着錢邁右耳根斜剝下來。錢邁這時因刺空一劍，身軀微向前栽，適遇茅能使全力直刺下來，前後左右，無處閃躲，大叫一聲「不好！」

後事若何？下章再說。

古堇俠魂評曰：

作說部難，作武俠說部尤難，其尤難之點有可得而言者：（一）武俠小說不僅其結構，屬文，處處須留意，與作任何說部同艱，更須事實非常，而又不能離乎情理。（二）作武俠小說者必須兼具社會偵探、言情、哀情種種之長，而又諳於武術、武史，然後乃能運筆如飛，罔不如意，文章斐然，而不致如觀舞臺武劇，一味蠻打，使人昏沉頭痛。（三）尤難之點，在不落窠臼；今日之撰武俠小說者多矣，大別之可分爲四派：甲派，力摹水滸者，一意寫江湖好漢，此派最易犯三俠

五義，彭公案，等窠臼；蓋此派在有清中葉以至近代，作者已夥；『劫女』、『攀賊』、『打播』、『起解』，千篇一律，一如昔日言情小說之『後花園私定終身』、『佳人逃難』、『公子中狀元』，讀之使人作三日嘔。乙派，則寫荒誕不經之劍俠，類似神怪；拉雜前人筆記，勉強成篇，無所謂結構；此派因國人之好奇心，及豆棚瓜架下劍俠傳聞之影響，曾風行一時。丙派，則寫一起人的英雄，略如野叟曝言之文素臣；味其描寫，竟覺其非人類；其心目中惟欲狀此一人，而又不知應如何寫法，結果乃致如鄉下人說皇宮，臭唾四濺，而無一是處；更非情理之所有。丁派，則假借史事，其意亦欲仿水滸，結果則適反水滸之志，而寫成『奴性的英雄』，使無數的豪俠，奔走於一酸書獸之門下；此則又其下焉者也。綜此四派，皆非武俠之正宗。蓋其爲書，渾忘『武俠』之與『社會』、『性情』、『時代』、『地理』息息相關，不可或離；而一意自矜，謂我寫武俠也；故其結果不爲超人之神怪，卽爲奴性之莽夫；而書中所敘之事，則可以『劫』、『關』二字總包括之；一若舍此卽無由狀武俠者。甚且書中人性情雷同，行動類似；莫測其何故而須多寫幾箇同樣之人？至於時代及地理，則更非所問；一若此與寫武俠說部渺不相涉者。又其甚者，則狀清初之俠士，而此俠士乃侈談『民權』、『自由』，不亦僞乎！人謂：今日武俠小說方風起雲湧，蔚爲最盛時代；吾謂：以量而論，則誠然；若以質而論，則毋寧謂爲武俠小說之沒

落時代。何此言之吾嘗研究之矣！在今日汗牛充棟之武俠小說中，施惠（君美—耐庵）之水滸固無論矣；即求一如石玉崑之三俠五義者亦卒不可得。幾如沙中揀金，耀眼都是，及細批之，則一無所有也。晚近各種說部皆有驚人之作發現，爲文壇生色，惟獨武俠小說竟無聞焉；則武俠小說之不易作，更得一有力之證明。余於民國初元首倡武俠小說，（在余倡始以前，說部中實無標明『武俠』者）曾懸一鵠：寫綠林當如水滸；寫江湖當勝三俠五義；寫戎馬當遠過三國；寫劍俠當略似虬髯客傳。儻能合一爐而冶之，力矯前述諸弊，而蔚爲大觀，則固所願也，非所敢必也。此鵠的，懸之數年矣。當代撰武俠說部之名手，大多老友、舊好；一部殺青，輒獲先覩，雖一鱗片羽，足愜我懷，而如我之所謂四者之一，能完全之者蓋寡！至我之所謂蔚爲大觀者，實不敢欺，前乎此，不僅未得受讀，亦未嘗獲聞也。今歲得窺文若翁嘔血之作，——碧血丹心，乃驚喜不勝，爲歎觀止！蓋其獨有之妙處，首爲事態非常而實則尋常，而又無一落人窠臼處。至於書中人箇性之分明，章節結構之嚴緊整飭，富於時代與地理之考古；及描寫之佳妙貼切，猶其餘事焉！至本章，書且一萬餘言矣。讀者試以鄙說之眼光一試讀之，則余非阿私所好，當爲讀者所首肯。因讀第一章第二章章法之新；第三章掣綱佈局之奇；與後文關涉之特別；感而書此。

